論衡 宫

共五

山主田畓三千九百六十結八卜

一 前起一結十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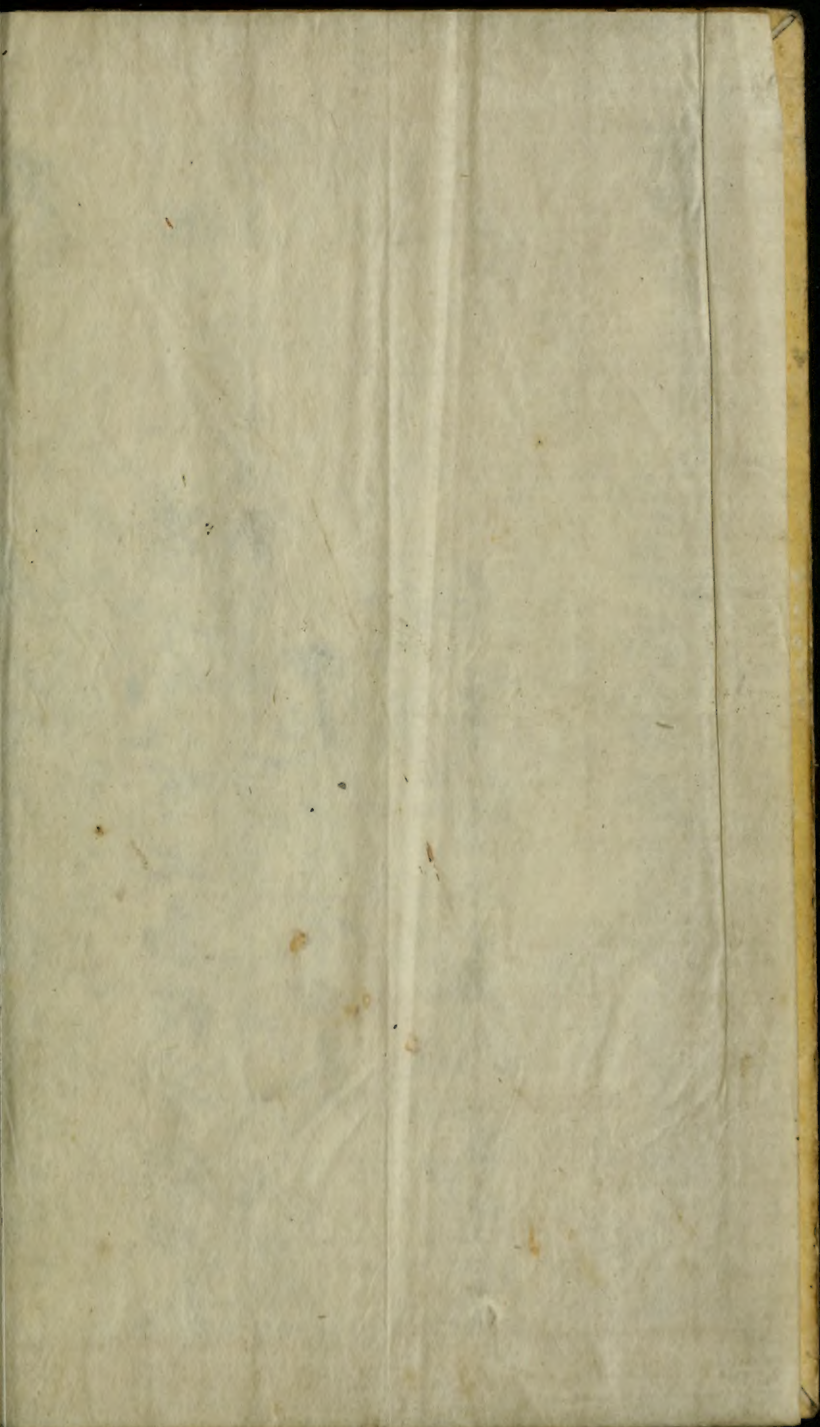
仍滿落卜五結三

合一千八百五十五結三十五束

四負 五十四負五束

畓一千一百十七結三十七負二束

前起五十九結四十七負九束



甲乙錄卷之一

斯文事大裂於甲子乙丑之間故以甲乙名按本家文籍有庭百錄俟百錄等冊故抄成此編而懷川誣辱魯翁實由於貴善而江都尹鑴兩事特其偕附故先敍視戒本末又以江都尹鑴事本末之次之其下歷次碣銘事草廬事擬書事以及甲乙後公私之案如源流之訟最是小事故只揭大綱至若魯翁誣案始於瓊錄終於申球故總敍于篇末以見丙申源委附以壬寅以後事焉叢隱一庵有辨錄續辨錄故間間附見焉

曽西與懷川書 丁酉

懷慶之說芽爲左右誦之懷川上疏請黜許衡於文廟以倡攘夷之義衡懷慶人朱子封事不言易之義孔子大傳不容之訓一揆也聖人之憂患可謂至矣試看今日亦異於朱子之時矣朱子之時則正與丁丑以前相類猶有彼此相敵之勢矣今日則實無異於麗朝之於金元也草徒來唱拳國氣奪庚寅之己事可監矣誠使 國家有所作爲則其不可違於孔朱之旨明矣左右囊封中事雖不顯諸耳目 聖批以正義凜然稱之則世人已想其槩至有傳其封中之語句者蓋不翅不密矣

矧夫胡鬼之所遂成一大公案命議大臣之舉誰不知之皆曰微意可見云幾何而不騰於幽燕也此與所謂不言易之義似字異矣大抵陽復之幾可見於舉措上微之矣不當以口語取必於然諾間也陽復之兆既明於囊封之 蒼西畏彼之意亦可見於密諭之舉則左右之所以仰報者不必在於大聲正辭以動遠邇也負建鼓而驚眠聾實非刺虎之方也今觀大疏之末申復一角文字者乞不覺凜然心寒天理日晦人心日污密俟世道不可但已則固知有其義矣然此一段事係摸索處人餘校常揣言外之

意若執他辭大加倡唱則生禍國家危辱君父豈非由我而致之乎假令今日使我東國閉關絶約不可一朝遽辦則孔達延廣之孫何必自蹈之哉樂庚寅之覆窠非諸賢所自期也則俾今日復爲庚寅亦豈左右者之所欲哉不知左右以今日爲猶有可爲耶謂不可爲則不必爲無益之言以敗人國也謂猶有可爲不可爲而只作好言語以快一時之聽聞以賭後人之稱許云爾則決非大人君子援世以道好謀而成之義也竊念今日之急務莫先於勵　聖志聖志之勵亦莫先於辨義理義理之辨只在於澄清本

源之地而已何必有先攻黜懷慶然後爲天理可明
人心可回耶世道升降之效實在於實行仁政而已
矣至於枉尺直尋之義則又有可議者何則春炭已
毋之行已書年號卽我愼齋之義也蓋謂今日與仲
平之時則不同矣春炭去就如有可議者則可議於
已丑而不可議於今日也左右則自已丑至今日以
不書年號爲不枉尺之地則旣聞命矣然而受職受
祿受食物與春炭無別焉則是徒有不枉尺之名而
未見其不枉尺之宲也此弟之惑一也士之處今世
則已若欲有爲則當如何而可欲爲種蠡則未免爲
枉尺之故而不爲種蠡則又無不犯手而做事之理

矣若使朱子當此則何以處之乎豈不爲共種蟲 之間有他一条中止之路耶此一款亦乞明教 今日進退左右與春炭微不同跡然其措着世事則左右與春炭吾未見其大異也既已措着世事則其出其處所爭幾何論其自重之道則春炭有愧於左右而論其得　君之專則左右有加於春炭矣市南有挾之疑恐不可閉其口也此弟之惑二也竊覯左右所執欲主於不枉尺之義反似共孔朱之旨相左則弟不能無惑焉幸賜一言以開固陋之惑曰弟共草廬書曰今日憂同春之憂小憂尤齋之憂大此弟之宗心也然弟之所憂不專爲左右者地也念我　聖

上欲將有為虛心求士而士之所以應之者不出於
先辭後實之畜則其於血誠酬報之道當乎否耶今日
所患已在於務名不務實治績一事只是文具而已朱子若論今日之事則其先辭義乎其先仁政乎亦
教之 明天時人事日益危急災異之洊見不可知為其
事之徵而或使 國家萬一有庚寅之厄則吾恐天
人咎責一歸於山林而士論一脉即見斬伐銷鑠無
復有可為之望矣此弟之大憂者也

又答懷川書 戊戌春

前書說語儘多枝葉以致執事不暇詳究今日所患
不患無其志而只患無其實矣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志不可以有爲則今日急務果在於言語而已乎愚意以爲不若於施設上着實措畫如朱子所謂定爲幾年之規則使上下曉然知如此然後兵可強國可富讐可復恥可雪則不待懷慶之黙而人心有所信向矣知行兼進不惟學問如此訥言敏行不惟學問如此愚以爲國之道爲亦當如此也不然而讀陳已陳之言強明已明之義而無一毫見諸行事之實則不幾於有目無足者類耶今我 聖上仰成於左右者不翅若燕昭漢烈則東民生死之命只係於左右之手矣遠猷辰告綢繆牖戶金石魚水之契何可讓

與別人而徒欲以一身獨當餓虎之蹊哉來示謂朱子為當時徒說復讐而無一着實舉措故為此不言易之說云此正弟之所欲言者而左右先獲之矣自己丑以來三代之治九世之復不絶於細氈之講而第使未唱齋咨涕洟而已即今治兵繕甲惟日不足而未聞有一二大變革之舉軍政未修積弊未祛有甚於栗谷之時矣日暮途遠之 批何事不做之教徒煩章奏之答而已則於此閑暇盤樂怠傲豈非孟子之所戒乎當是時也士之告吾君者其當以辨義復讐之言進乎其當以斯文為仁之說進乎若

使朱子復生於今日吾恐不易之外無他說也執事所謂弟之甚不詳悉者指弟所謂不計有為與不為只作好言語云云之三款耶弟亦非謂左右今日之心直是如此極論其虛聲無實之弊而不自覺其到底也便以此為國弊而不復講明義理則愚亦請誦坡公諷司馬文正之言以敵之也且所云云非以利害禍福而發也灼見其效終至於此而在我語默緩急行止出處之道欲求其義理之至當處耳先以利害二字作弟題目而閉其講問之路則其在諸賢好問好察之義亦恐非小害也

與草廬書 戊戌十二月

尤齋曾在草野言不起正且大矣而及今當路反不服人心以其言則一違不難致而見其政則猶未免有循俗之轍小小人物通塞其何能障塞滔天之稽我竊聞尤門只有私昵之人往來騰舌而已無有如武侯之法正者云果然則諂諛之言至於前而正士退聽矣存亡大計豈足與碌碌之餘子而計之伏想左右於君父則固未易盡其言而於尤翁則何言不可盡乎法正之責深有望於執事幸毋泛聽如何市南書中之語亦以不可有為為言曰同春則歸意已決

云云誠極驚瞿尤翁今日不出則已出則諸賢之有退意何𢩢從前尤齋自執之義非不知光明俊偉而誠覸今日事勢有不可易而言者故妄論曾有所献而不見俯採高明亦且是尤而非帰矣尤齋所恃只在聖旨之卓然而所業之奉則亦非尤齋之所可保者也同春亦未免有此意思則未知尤齋將與何人而能辦大事乎語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難做時不如說時非前哲之深戒乎

與懷川書 己亥二月

近聞諸賢於克上未明義理之下於用人上未已别

公私之分遠近傳說不勝其嘵嘵幾何而不至於失
望敗事也哉試以一二事言之船泰之事執事既不
能辭則雖不近身亦不可禁人之侈光同春則常以
爲着云悪官自被千金之裘而發令禁他其於牽物
之道何如也執事與同春不可二着執事之不着恐
無其效矣此一可惧也執事之承此毗倚何等際遇
市南之蒙此寵擢何等擧措諸賢之所以態之者將
如何報塞也執事之進市南若有一毫私意則 君
父必不準許而 君父既信執事之不私故一言得
悟有此盛事則執事之待市南何敢容一私字乎執

事雖不爲私人言以爲私也則亦不可不恤也而市南蒙　恩之初一家姻婭即皆登政豈執事徒恃我心之公而不察人言之爲私耶此非但執事之不免亦非愛市南之道也負恐　君父因此疑市南之有權也非徒市南而已草廬家亦然鄭等家亦然此二可懼也執事之處市南如此故人之處執事者不過如流俗私情宣惠郎廳衆所醉首處而竟歸於仲氏時烋衛司初仕有力所能占而洪令爲誠甫時烋圖之云執事於此安得辭其責乎莫謂不出已手俗眼奚翅十目此三可懼也草廬之言曰使我入京則先去貂

裒之著然後可論其餘云妄意竊以為宣惠郎廳即
棄不行然後俗人之私竇可塞也執事以為如何

荅草廬書 己亥三月

今日使尤翁遽然告歸則寧不免千古之笑罔不但
為儒者諱病而已且聞炭翁欲觀尤翁之爲而進退
云而尤之當國踰年未嘗一言相訊云此何道理諸
賢平日在野時上下論議雖或有一二不同處至於
當國之後反同越秦之相視則顧安用朋友為哉不
與親友共謀而徒為流俗周旋則宜乎發政之不免
人言也今日炭翁之決歸尤翁擠之也可勝惜哉炭

翁亦然則其他可知也已又書曰如左右之好談義理者誠不可不十分明慎苟或認我爲義誘人爲利心利跡而義言義而行利則不可說也不可說也

又與懷川書七月

春臺一宵悅夢席台誨多少數日闕繹如而猶有所未釋然者武侯之出只握益州一面則終始能成此志而已不必爲成敗而輟也高明既以失一安漢爲定則終始要成此志可也抑以不受永安之詔恐非至言也且聞台意既敗之後倘以此事召之則當復起云與其既退還入何不密告 上下申申以紹述先王之志業乎先王志業如封三爵復金官等事祗

廷懸士大夫之心而已至如奉三無私固結民心以為祈天永命之大舉措則有意而未就焉執事之報荅先王顧不可以幽壹一誌能塞其責莫如修明先朝所欲施設者入告出諷雖於春市諸公徧詢而切言之上下皆不應我然後决意而敀亦未晩也靈芝之出已在於内批之先則不知他日何以報　先王於九原耶吾恐手握一品官教之譏復有作於今日也

又與同春懷川書 己亥九月

顧我心跡元非敢與於人事而惟其願作諸賢之諍

者則素所蓄積也請畢其説以備財幸天不棄朱
大表同極　先王之盛德大業只載於一條誌石而
藏諸地下而已招賢列位所成何事送往事居欲忘
何許諸賢今日必有講此道處此義者云云諸賢大
道也以保合同異為先至於邪正大関至欲不卞而
并容之而反於同舍之中未免有小分之歎何也始
聞俞趙兩言不能見信於春池之門繼聞春池兩間
亦且有矛盾枘鑿之譏不知兩台何以得此辨於街
巷間哉無謂諸賢凡百猷為也當合謀徧議而發方
可以有成而無悔今何不然各主一方以致傍觀之

竊議乎今日救弊當先於一春冘而信炭市退浮薄而進訏謨以正朝廷以植公論則豈獨吾儒今日之幸宗爲萬世之福也草廬嵩以兩台每好角論爲大悶憂曰當國之後不如在野之日而各立門戶人言可愕眞確論也及聞嘵嘵之譊嘵不勝耿耿幸口盡言不復知裁

擬答懷川書 乙酉

竊讀戊申封事論天下之大本者一而急務者六天下之大本固在於人主之一心而今日格君之責宗在於執事自創所引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

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一己之私意而難除此一語豈獨人主爲然哉任賔師之職者尤不可以不知意也欲吾君之無私意則當先去吾之私意欲吾君之開言路則當先開吾之言路請試就此兩端而畢其說焉昔我市南每言執事篤厚於親舊故有情勝之弊劉過於嫉惡故有量隘之病蓋所愛則不知其惡而又未免牽己而從之所惡則不知其善而又未免過察而疑之加膝墜淵與奪高下一任於己意聰明掩蔽好惡顛倒而或不之覺物情之不厭實在於此此則私意之當去者也石湖先生嘗言儒者之出

世當先以王荊公叅前倚衡可也蓋儒者必行已志故不免以同已者為賢而異已者為否動引古昔故不免以承順者為知我而以超雜者為不知至於已志之不必合於義古昔之不必當於今則有未暇反省也如医書之有藥方不可謂非古方而用之不當其症則便為非矣今用藥而不當症而人或非之則拒之曰此古方也而可乎吾曩之士多有此弊不可不察也故諄諄之辭色未免於拒人附會之風習無耻於面諛以執事者察之明好問之勤而人或以聽納之不弘為病者或者主張之有過當處也此則言路之當開者也武侯勤攻吾闕之言不聞於門下弟子之耳目愚昧之衆不得不假出於千里之遠也竊嘗聞草廬之論一切禁抑立異之說

矣。各有見人安能一一相合難疑答問正好相發而乃斥之以立異則不亦禍乎天下無異議宗非安寧之術幸知如何今當先斯二者然後私意退聽而公論顯行僕人屛跡而讜言爭鬥吾之一身常立於正大光明之地而正

君定國之初於是而在矣至於所謂急務愚以爲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不易之論也西南之偏論不破則梁益之半決不可以啚吳魏之全矣川洛之標榜不除則鬩墻寃之殊非所以禦外侮之禍矣此爲今日之痼疾人無不見而莫知救藥者也愚以爲事有本末先正其本則末無不順者矣敢僭陳之兩賢之論定則異端無自而作士習不壞於

醜正人才可通於器用而偏論可以漸消矣本註見禮集訟之禁鮮則吾道自敗於公見疑者得釋於平恕立異者無咎於辨質而標榜可以即去矣黨論為亡國之禍胎乃先正之說也今此禮訟文為黨論中之黨論彼則自以為無他心而此則必以為有私意彼之攻者則自以為狂而攻之者則猶不失為規者則或以為攻擊之已甚而後之論者則一切論之以收司之律層加蔓延定為士論者今十年矣其間豈無真無他心者乎豈無真狂者乎豈無真為已甚者乎彼海尹者因是貪惡之物雖非媢嫉害不可用其能趨共諸人雖所無矯用意偏頗而被罰既過被錮既久則淪可傷悼而無用之況如尹許二人本是士類中人後渠有註誤之失去得後者以讒賊毒螫之物而不之容乎今日果能浮亂訟精撫之迸先從比而人而光以示我無私不容之心內可以快吾之量外可以服人之心彼而人者亦安得不為之感悅也哉○抑又聞之執事之所以去取異已者只以降其不降為主云果然則偏

詠之風益滋矣其為世道之害尤不可勝言愚以為
當國者當如王文正之作張師德司馬公之薦劉安
世然後自重有耻之士可得以用之不然則所得者
只是諂趍走之流耳有識之人羞與之比肩況可望
其樂出於門下耶唯此兩端消融保合然後同寅協恭聚精
會神朝廷正而庶績熙一綱立而萬目張矣愚以為
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至於施諸政事者則保民為先
石湖之意以為今日收布之民不翅倒懸任事者先
鮮此急然後民力可紓軍政可修不鮮此急而欲紓
民力則為虛言也不鮮此急而欲修軍政則為末務
也非徒無成而其害尤速矣由是而言之去私意開
言路者格君心之本也破朋黨者正朝廷之本也

弛扠布者保民生之本也行之以誠持之以久所謂
真宗功效可以馴致而成敗利鈍真可以責命於天
矣抑念壬午封事以定計為要道此誠不可緩者也
噫今天下左衽而吾東獨不剃髮此則和諸人之
功也大義晦塞而吾東獨扶一脉此則今日士林之
力也豈但人謀殆是天意雖與文王之事昆夷義有
不同若論其世則正相類矣創業垂統已在 先王
而繼志述事寔在 聖上句賤死矣延廣狂矣仁法
文王之政義講春秋之責由是可興周道於東方
矣昔者不揆僭妄敢以善易之義詮奉戒先虛辭之失而事豪亦可矣小事亦不可以虛辭褻瀆於宸

功光莫大之事業乎暴虎憑河者不可與之此或事
大言逕合者不可托以心膽未知前日之書或妄道
記否此則所謂庭訓之不可不審者也從前鄉見不
邱契高意莫助於盛德而有售於私分咊指知物不欲
更顏人事者久矣乃今仰感　隆恩俯愧知遇欲吞
還吐終復妄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農隱辨録曰懷川之於先人其精疑之心見於外
者自丁酉戊戌以後始明齋平日未嘗不深疑於
此而未知其由於何故吾每以爲責善之致明齋
不信也經歷既久深知懷川平生爲學不出於名
之一字又知其克伐之私爲其平生病根然後始

悟先人、所以見忤者宗在於丁酉以後之往復諸書也蓋言所論義利之下公私之分此名宗之間本源之地真訂宗旨不一而足此宗顯道路中所謂情之厚故憂之深愛之篤故論之切者先人之至誠在是而不覺其切中彼之所甚諱者遂視先人不翅若一敵國而先人不之覺也庚子禮訟之後先人以彼之斥鐫以禍心爲太過者本亦爲彼而發而彼便爲執鐫而病先人之訐其宗所怒於先人者在他而所執以爲言者鐫耳當碣文之諸也吾以爲我家憂人太過以德取怨者多矣不可

輕拕明齋不聽曰前日雖有些少未契豈以此自
阻也畢竟收克之心尤激於己酉之書以鎬爲阱
而墓文包得無限辱端至於明齋書札出而轉成
陷天之勢原其本末皆由於責善也

曾西辭答議疏 癸巳二月

臣素藉父兄之餘只事科擧之業所志者崇祿門戶
計而已本非讀書求道晦跡尚志之類也不幸丙子
之亂入于江都臣仲父烇以宦官直在閫內臣亦挈
家累相依於城裡仍與一二士友同志共事及城陷
之日士友等俱死仲父烇亦終致命焉臣則頑然忍

慳一死妻決於目前子棄於道傍而獨隨使臣之徃
南漢者莫見病父於圍中進不及城下退不塡溝壑
轉輾得脫終始偷生臣外負朋友内愧妻子不從於
仲父而爲奴以苟免焉臨亂失性處義無狀追思至
今恨死不得身名敗衊情理痛刻俯仰天地無面可
顕云云

江外陳情疏乙未十月

曩日江都之事臣不欲興言而臣之深痛究在於此
臣仲父銓以官官致其命而臣不得與之相枕而死
士友權順長金益兼等皆不負其志而臣不得與之

同日而死妻決子棄而臣獨頑然苟免如臣此累非徒舉世而僇笑之也求之於古亦志士仁人之所嗜恥悪而悵傷者也臣心大恨以爲身已敗矣名已辱矣甘心自廢以沒齒矣云云

辭進善疏 丁酉十月

臣始以妄學陳東之所爲終焉不免爲尹穀之罪人顚沛流離驚惑失性云云臣又大懼自分此身已不能作完人寧可廢絶世事委棄窮山不令醜敗人物煩汚於公私遂自跧伏先人丘墓之下以畢餘生計也

孝廟批曰具悉辭意嘉爾之守志不變而反惑其太過也何者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者也二人之事不同何乃以此遽謂之死罪乎是予之所不解也勿辭從速上來以副至意

再辭進善疏 丁酉十二月

臣疏所引陳東尹穀之事臣非敢以古人自況也特以所遭適與之同耳臣於丙子之歲再上太學之疏每慕正義太似郎當而畢竟未免顛沛於江都臣竊以此爲大可恥也夫士無爲國必死之道云者定計於常也既在圍城同罹危辱則臨亂苟免獨不愧於

心手假使陳東當尹穀之地則其必悵死而不忍偷生也明矣臣之傷痛實在於斯終不能以已往而自慰也且臣旣與仲父相依於一城仲父則死臣則獨生長逝者魂魄堙鬱於冥漠而臣乃竊取虛名濫蒙收錄之　恩臣何忍自間於幽明而苟然安其心哉此又臣之所慚痛者也今之論臣本心者或以為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或以為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用此引咎無意仕宦云云莫非臣之實狀也然臣所以為此者非為友也亦非為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抑臣為奴之狀則人未有斥言之者臣請

吏陳之琢原君世寃之奉使南漢也臣謂仲文曰江都既陷南漢且危等是死耳寧往南漢得見病父而死可乎仲文曰汝其往矣得見我兄言我之定死也臣即辭訣於仲文請於世寃而爲其奴同渡甲津直抵南漢而不得入城遷甬回鞭初計不成只辱其身當日行中之人誰不知之盖江都之事誠有所不可忘者則朝廷之所以處臣者許其知恥之心而憐其忍痛之志無使變易其區區匹夫之守不亦可乎孝廟荅曰省疏具悉爾之所謂死罪無非狷介出俗之行予之所以惓惓不能忘而必欲致之者也一番

来謝有何傷乎甭其勿爲固執從速上來以副至意

答懷川書丁酉十月

弟自叨　恩以後陳乞等事一稟於先生而今時異於古時故不歸一節乃學左右者之爲先生毋不之禁矣至於不御一節則以弟之遭變古今之所未有也和靖之見陷也若果被執偷生如江都之爲則其所自處似不當如許矣弟實有痛傷於中心故循初自廢之志不敢復遊於世只稱生員死罪蓋出於不得已則先生始許而終許之矣先生嘗謂曰江都之事非以不死非汝也只爲處義之乖耳弟對曰使宣

舉脈死如尹穀者則其誰非之只是偷生故有言身偷生為大可恥也以江外陳情疏草呈之則先生種善矣世之論者不其諒人強以有累者為非累可死者為無死其視懷傷引痛之事有同薄物細故盖是私我者之言也且念舉世忘恥以衆自慰假令辱人知恥太過亦不害為風勵之道而必使如舍耻字遷就他說者非知我之言也弟之敝性終始莫變故違悖常例甘心罪戾而 聖朝寬容恩數不虛是弟之尤愧惧而悶塞者也每自惟念今日痛傷不但吾私上批若及江都之事則當進毋忘江都四字以報答

聖恩之萬一仍暴不拜不謝之本心者素所蓄積也今承 聖批乃有云云故遂成此疏將欲陳情未知無妄江都四字亦非賤分所敢容喙者耶

附懷川荅書

去就之義草兄則疑兄之容易出脚愚賤則恐兄之倏忽遂初終與高明之見矛盾也無忘江都四字着來不覺起立果能明此義理則勝似他人十年啓沃之功矣第未知度漢後意思果能如湖海否

與李甥敏迪書 入城陳疏之行白江書勸出謝故有此書

丁丑首免之恥私竊以爲不可復處於世矣不佞少

不自量敢與於太學餘論及入於江都又有呈辨於
今司者而終不免偷生臨亂失性處義無狀何可強
顏人世自比於恒人哉其為甘心自廢國也橫被虛
名猥蒙叔錄世祿之義不敢終始偃伏稱病乃生此
陳情　國門之計區〻本心不過如疏中所列而已
或以為只將竊名一段明其不敢當之義可也大其
私心刺謬矣或以為叅闕職之際一入謝　恩而旣
可也此不諒人心者也抗領束帶本非敢出而一進
陳情素所積也私心所服如是而已幸為一誦於鯉
對之際謹受鐫誨因以教之也

答炭翁書 戊戌

蓋翁本心矣不敢出世路者只為江都之事也此則高明恐不可以言語解之也亦不可因一時寵幸之旨而即可洗滌之也居常以為 聖上說及江都則極陳微情冀幸感徹者寔是本心也自前冬以來 聖教詳諭不翅丁寧故乃敢赴 闕自陳只將下懷反復言之以明自廢之寔而已 聖上若察愚衷俾作今日之杜拳則未必無補於世教也僭妄之論雖極狂率亦可見其本心也

在果川待疏　批景陽娣兄來見言申孝思聞君疏辭引江都倫生之嫌吐舌曰可駭蓋恐指斥之難言也且言余嘗一入謝　恩云余以書報曰在圍中時君謂余曰各自靖各自靖至今中夜思之不覺愧心赤顏不意今日　君反勸余作忍恥之男兒也　尹希仲亦答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寔在軍前云云以余江都之嫌似當有所為諱處也皆與余意刺僇余寔陷賊人也以他人而言之則不可也當日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焉非徒無害於義寔似有補於世也余答希仲曰舉世忘恥余何為不言恥字乎俞武仲見余疏

草曰不必每言江都事耶余曰所以屢及江都事者誠以為今日之義有不可不盡言者 聖批或有荅述之意則余當極言之矣武仲然之未知語默之道如何而果得耶乙未往浴溫井朴躍起来訪問余曰辭疏之意以不死江都為言云信否荅曰然寔與若干士友約同事而士友皆死而獨生可愧也躍曰然則無不可矣前日權次仁問余以此意余曰江都之事余則以為必不可不言希仲曰今日有所避忌不可言也余曰以余當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矣次仁曰領得云躍起之間亦與次仁同意歟

余之本心不敢索言之耳　按魯西之前後文字以
江都事引咎自廢者惻怛艱苦千載之下可泣志士
乃懐川平地生波於一生一生之後醜辱困極誠難
以常情道也原夫懐川之愠始於責善戊戌己酉二
書尤剴切針劄故乃於數十年後兩家釁孽生就其二
書中剔出盤樂怠傲句践延廣兩語爲罪而以江都
事幻揑起頭著爲瑣録以伏後案後來珠疏宗本於
此而又添以共炭翁書中杜棨之句日記中尹鑴朴
躍起門荅文致成案故并附見于江都事自引之下
以明丙申誣揑之之原焉

曾西與尹鑴書 戊戌

訟端云云竊爲兄計之且兄不自懲訟則無可勝之路兄意不過欲使諸公入告而直爲斷決之耶若一毫有此意思則千萬不是非惟自處之誤亦非所以望於朋友者也蓋救災恤患雖是朋友之職而亦非謂不分事理同然和附如小人之黨也今日若使諸公公誦於朝右此而屈彼則雖快兄心顧於訟理何如哉已不懲訟而朋友助成則在兄之道亦安免要上壓下之譏也此是公私之卞隱微之地人所不得知者在兄之密察而猛省之耳弟之平日期兄以爲

明智今當此節兄之前後所處有大不滿人意者謀
身如此謀人可知謀家如此謀國可知非但弟之失
望兄將何以自解於古之人耶謹言慎行讀書守静
今日之時義兄則不然自守孤高大坐街衢治茅峰
處有同俗流而言無諱忌行欠周慎歷詆朝貴評論
時政卒意徑情動觸機穽游談者又從而尊奬之曰
某也真大才可為將可為相云此是足以損兄宗德
而嫁兄世禍者也如是而居於都下吾恐其禍至之
俞速也傍觀者夏兄之危不啻履虎涉氷而兄不自
覺此亦係於命運而不容人力於其間耶咄咄己亥春來

相果從白山訟事以為徵士不可待以訟者請不查
而直為史給嚳西洪宋書責之曰執事直請不審宜
史云果然則非但有悟於
事理寔非愛希之道也

與草廬書 戊戌

權次仁賍到說及多少尤齋訪希仲曉來而夕返希
陳許多說語尤問中庸說希言云云尤齋歛後希書
中問渠所陳說之如何則尤答曰朱子不知子思之
故思之而不得終夜什痛云而不荅其他云高明所
示者盖指此耶妄意尤翁訪希之前已知希見如此
則何必更問雖問之何必復訝也他說有可採者則
固不當以中說而廢其餘矣得非洪韓魏公之道異

耶當國之道酸甘同異悉皆和劑然後可以有成矣一希尚不能用則其他又何説焉龙翁出世宗爲一大事嘗曰欲畫大事則小底姑置之故如邪正不下之論愚謂是亦魏公不下白黑底意思也於彼既如此則何獨於希仲不能容之於度内耶高明所謂先立其大者則雖崟廉藺皆可云者誠確論也誠使龙翁終下中庸如執事之云云則異端二字大起龙門之爭端矣士林中自成鄒魯之鬨場則 宗社大計自未免墮落於第二件事矣譬如猛獸磨牙掊伺而室中生火者然高明其不慮及於斯耶

與懷川書 己亥

爵希事今承明教始鄙書之有在也左右當路之後後知無不言是時希仲去表許久而自 上無訊問之教視前欲聘表之舉未免有權輿對不承之歎左右方在 上前一言道達似不可已敢以具布者非獨為希地也不料高明以此一言便認為爵希之意也莫非鄙書辭不達意之致而抑我高明未能深究翁之本心只以書辭處疑之也每與草廬言及兩台據世之道不必在於爵位亦嘗仰布於高明之聽矣至於希仲反以縻爵為先乎高明之疑翁非但失其

辭也蓋亦失其心矣
希仲事市南尤不諒人必加職名於希無益於政不
宜强拂群心不可說也用希不必以爵只採其言註
則或頒或頒豈非有補於公私乎不獨希仲爲然草
廬亦嘗大爲　上下所厭薄心迹未盡暴白其行次
且爲得已乎執事之進此兄亦恐不在於隱職也使
其言討得行於公座則是乃真用草廬者也黨征列
伍縱朝著之盛擧是而一時驟登亦非吾黨之先務
也已卯已事可戒也吾輩今日出處雖殊禍福同敀
何言之不敢盡乎

答尹鐫書 庚子

議禮之初朋友有問則答之乃常也及乎傾危之說幻出陷人之穽則明者所宜失色而却走處也高明乃反以是說復惹已傳之訟則此果君子忠告善導之道乎所謂憂憤二字尤所未曉國家存亡在於頃刻之事則被髮冠纓所不當避也禮訟雖大不過一春官之任也則高明之不堪憂憤無乃太多事乎且所謂太陽之症高明引之誤矣朱子則自任以當世之務而爲群少所斥退在鄉里而時憂國計不勝烦介而輒發於言語間矣高明則不然以顔子而不閉

其戶以馮婦而攘臂下車籍炎炎之手主堂堂之論宗是甘陵之餘習恐非晦菴之用心也而況高明不見夫往跡乎仲菴復妃之疏竟為己卯之禍胎今此禮訟之末安知不為士林之深憂乎 聖明在上日月下燭天必祐宋寧有此患而世變無窮人心難保一時妄發或反為家貞之嚆矢矣以言誤身為世所僇者古亦不無其人則恐不可諉以太陽之症而不自知檢也愚又有一說請為高明索言之也向日端山事咎在他人者不可奈何而高明自為之者亦不能十分是當則其為日夜疚心痛骨思所以遷改者

庸有極乎每見高明焦心苦體奔走憂遑之狀傍人
亦耳惻然憫然高明此際何暇念及於他事乎高明
與人書每以此語頻反纂而言前後疏章亦以此痛告
于
君父矣防墓未修之前共聞國政决無是理高
明何不諒此而每入於是非叢中重被上下之疑乎
言之及此不勝痛恨高明論禮之義設或皆當高明
慈訟之擧千萬不是當禮訟之初作也人謂此訟由
於希仲之鼓作也愚則不信曰希仲靜者不當如是
也又有言者曰希仲力排尤台必欲好勝其論專主
傾危之說云愚又不信曰尤台斥希之公希無不知

寧有介懷報怨之心既而高明抵草之書出則果若
人言矣愚於是蘧然深慚累日而不能自釋人或來
問則愚輒應之曰希仲今日之事大錯大錯高明所
聞蓋皆非虚也若謂愚亦爲謗已而發不之者悟則
愚亦未如之何也不待高明顯絶而後始退也噫朋
友責善之道亡已久矣高明果信愚言早自知改則
不至於今日之誤着矣即觀士友之素厚高明者莫
不視高明爲癘疾人駭走而不敢近者無他者以其
所自發者危機也而高明尚不覺悟反登草今欲以
人倫道薄責之此所謂彎弓欲射而責其垂涕泣者

也高明何其不思之甚乎今日為高明計者莫若小懲大誡咋緘口一見草令吐盡肝膽開門却掃不與交構者相接則人乃知高明之心不在於報怨而服其洒落之本情矣不然而怒人而不自怒答人而不自答不能含默呶呶不已則終難自脫於大小尹之目而轉入於不可言之地矣

又與尹鑴書 辛丑

自素谷聞從者將以月川為故倍覺感歎想已去膠漆之盆好入清涼之境比之向來喧煩卑污底活計景象趣味未知如何不侫從前每以此道勉諸高明而言不動聽居常憫歎乃今高明備嘗經歷顛頓狼狽而後始辨此行雖曰太晚亦云幸耳欲挽江漢之

水滸盡高明滿身垢污高明亦惕然自覺於斯乎朱夫子曰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高明自此小心知困咋指杜門息交絕遊而獨與炭翁講得不怨尤卑自牧之道則前頭當有無限好消息矣○似聞高明於攻己者一皆稱之以詖淫邪遁之說云是信然乎高明於論禮處義兩皆無當則惟當責躬悔心之不暇何遑非人而自辨爲哉果若人言則江外一息程無異於城市之鬧雖有曾子之謀忠難與并爲仁矣炭翁書不能柔克則何往而不顛沛此真知憂高明者也千萬痛此而不改則愚

亦不敢復以藥言進於左右矣〈鑴不答〉

答權月川〈鑴見書〉〈辛丑〉

別紙謹聞命矣弟之愛慕希仲者專信其爲灼若處子乃今反倚於市門首欲如此則何必徙期於故妹之月乎渠縱自謂我不誨淫人必不之信矣娼家之講禮雖有周公之美亦難見許況其斬衰無稽之論乎渠不量己分不審交際妄與人事自落坑塹不爲輕脫之病所坐而乃曰事係宗社安危不得不出位而言之云云之人益大駭愕遂以褻貞目之何可勝言渠不我信終有禮訟再羞之舉到此地頭渠已

作篤婦矣道既不同則不可相謀而渠有書不容不答故又書切〻冀其知悔而渠又不之省無奈何矣道之相去已不翅千里之遠矣兄則以希為猶可保處士之介耶乎始則三顧慇懃猶將堅卧終則一毫挫人若撻於市躁靜高下判若二人痛惜之情不但如身蒙不潔也

與炭翁書 辛丑

高明試論希仲平生自擬何等人物而今居何等地頭欲做何等事業耶尤台始推希為伯夷中起為希象山終以希為衰貞三者皆過當矣愚則始謂希為

耿介中謂希為過越終謂希為輕脫自謂深得希仲之心而然念世變無窮人心難保輕脫者或未免為他人之所作弄則不可說也今有如若處子冶容而倚市門則人其不以誨淫賤之乎雖欲自生好議論不過為娼家之講禮也高明不此之思徒以毀謗過情若為明餙者然恐非真知處希仲者也愚謂嵩山之斬裏之訟同一病也必為希仲終身之累故冀其速悔而改之而高明則徒以裨補為言恐不深思也耶希仲為人言不知認跡不知騶在城市則終無收拾之理恐將至於無可為之域矣愚亦不欲索言之也竊料高明以愚為偏於希故向愚說話不免費力至此而其於向希說話則亦如愚言之責希歟不然而

區區於為希分跡則非愚之所望於高明者也且愚欲開一塚禮訟已敀釜歸黨禍將成大亂其勢不止於亡身亡國而已則如愚老棄無用者亦不宜攪入於頹波之中高明勿復以愚父子姓名參錯於上下之論如何

辨錄按先人諸書其所以責鑴棄鑴者亦嚴矣鑴亦為交道非復昔日則可謂絕矣當其己亥山訟時先人頗慮鑴之以亘尖望於朋友𢦤責如右而乃懷川箋白亘請尖給究其情形此必鑴私相通懇於懷川而為此舉也懷川之此護於鑴何如而

先人之公正又何如也懷川書自謂丁丑後已忘
身斥鎬而癸巳爲殘陽云者據此一事自敀於脫
空而不顧公理直請不查可謂忘身爲鎬矣進善
之擢謂迫於先人則此則又迫於誰耶先人禮訟
後責鎬甚迫切其曰自發危機曰倚門誨淫曰言
身垢汚曰將無不至所曰不待顯絶而自退者可
謂殆無餘地而至於鎬不作答則真君子不惡嚴
之義矣豈如懷川之肆口罵辱而後方爲相絶哉

懷川祭魯西文 己酉

衆流奔趍砥柱不傾兩儀昏濛一星孤明惟不有是

其如世程嗟兄源泒匪世所埒八松節義坡翁道學
早游膠庠士友皆傾揚言扶正莫與爭衡中罹大艱
非欲尾全文山倉梓腦不闕年且在覲志身不敢專
自是斂跡專意此事惟此一事尚屬自己霞谷連床
墜緒遐尋西山瑠璿所造愈深遂從慎老溯其淵源
即事質問縷析毫分慎老之殁型範有在一方之士
以所事事賢者依歸不肖者畏雖不運動普量公利
九皐聲聞詔招畢至不居官名仍稱進士雖若揭纛
意宗有在荷衣蕙佩皭然不滓　兩朝揮撥一節始
終頑廉懦立洒落清風既與世違今胡厭棄與化為

徒修短者計俯視人世擾擾蚊蚋而我無狀猥蒙前

鄙山村水店贊庠黌寺追遊協磨兩忘所趨書蹤往

復三日爲蹤稠滯之性无宗識規粗厲之心无牢警

治論議之間惟諾是恥長言短語傾底竭意參差爛

熳不知其幾庶幾相類粗免罪悔今其永乖誰我矜

論惟茲式穀克承典刑期其相依以畢頹齡无其貽

鑒以相適寘嗚呼　无歆我悲誠

尹鑴祭魯西文

嗚呼哀哉吾與子遊越自少壯而今至白首矣我固

敬子而子則愛我不比不謟古道以劘有失則規有

得則示而予之後明我之昏蔽子則通於世故我則
疎於人事然相長而互益庶幾歲寒之是期嗟聖道
之陵夷謂共子而起之世變萬端禮之爲訟人之多
岐幸子與同識然一書縷縷纏綣憂我太甚責我甚
峻豈子之欲相攻以異而我之褊心不能化而刺也
於是子謂我爲攖世禍我謂子不能自樹札輪相難
伊色伊怨惟其相期甚深故相望慄慄旣惜其違離
也復恨其纏絆也始人疑我與子非復前日之交道
矣此何以故比如兄弟之鬩本出於親愛之過求豈
其情之不篤不厚哉尚參差而爛熳一逌然而相視

何人事之奄忽乃遂焉而長逝已而已而悲夫悲夫

懷川再祭魯西文 庚申

歲月奔趍一春已蕙音容益遠士友靡托若余顓愚
最蒙麻𥚃今茲老大永失提掖長時踽踽復將誰極
靜言思惟五内摧鑠昔嵗兄書謂兄導誤眯𢀿相泣
謂是賢𢾾昔渠箴規不極不措於今之世不可復覩
此兄之趣終底相孚嗟兄忠信豈𥚃今無爾余如亂
輿自傾盖雖余捐滯時或不槩崎嶇之勢卒無面背
惟是江說小有未契兄若於海並加原貸余之凝晦
片言即解凡茲話言更不𥡴討痛在心曲甚爲我病

云云

三學士傳總序末段 辛亥　　宋時烈

又竊念我東禮義素明遭亂立慬之人甚多如江都則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許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勝數且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擧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敀於一致皆不可遺也此不須別立傳記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於此編之後則其義該矣

魯西墓碣銘

崇禎己酉四月十八日美村先生坡平尹公諱宣擧

字吉甫卒于尼山之居葬遠近章甫無不涕泣相吊
來哭奠賻者不絕于道搢紳之高其行者亦爲之歎
息齎咨 聖上亟用廷臣言贈官及表儒及葬送者
殆數百人旣葬其所居之鄕及所經過之地皆將立
祠以享之君子曰盛德之感人也如是夫公八松公
諱煌之季子妣成氏牛溪先生文簡公諱渾之女胚
前光以萬曆庚戌胎五月壬申生焉崇禎癸酉中生
進兩試出入泮宮議論常出等夷當率諸生上疏論
追崇非禮丙子金虜僭號遣二使至公又倡論再疏
請斬虜使以明大義冬虜大入公奉母夫人入江都

八松公從難于南漢城公與同志欲渡江冀聞道達
南漢又論任事人偷安之失旣不得行則自請分隸
城守明年丁丑城陷（再本刪以下六字）明年難已八松公編配
于永同縣以看亦和也明年蒙宥移居錦山公一隨
侍自是抛棄擧業專心于性命之書八松公捐館公
與兄弟守喪于尼山盡其情文服闋復歸錦山與市
南俞公棨築室扁以山泉相對討論窮晝夜不倦又
出入愼齋金先生之門講服質疑遂定師生之義戊
子丁內艱　孝宗大王辛卯連除典設別檢　王子
師傅不就明年廷臣相繼論薦遂以侍講院諮議召

上疏辭時公已故厖山公門高族大為設規約以身
導率又造鄉人行鄉射鄉約社倉等古法老少信從
陞刑曹佐郎再以司憲府持平台自稱兎罪臣諸議
輔力陳江都事以辭遞陞掌令進善又上疏辭 批
曰嘉爾守志不變力辭上来再疏力辭自是承召不
已遂赴 闕陳情 上即命入對復辭以非所當優
批趣召權公諰宋公浚吉先已入朝權公上疏請
令士服入謁以上許之復請免宋公曰公曰不欲承命
則亟去毋徒勤 聖意也 三本刪權公以下諰四十五字改云進善權公上疏請令以士服入謁許之 遂疏徑故連以掌令斷進善名皆辭遞

己亥五月 孝宗大王上賓今 上別諭召之即入
臨道拜執義旋以辭遞除掌樂院正賜食物使入對
辭以疾遣御醫看病詣 闕陳謝出寓近郊除司業
尚衣正又命入對時 因山甫訖辭命南歸自是屢
有執義之命又以 元子講學官召使道臣存問周
貧又以災異召欲詢消弭之策蓋 兩朝恩禮愈往
愈隆公只受食物書册之賜而已既沒 上嗟惜其
終不見也蓋公學問之淵源去就之終始人皆見而
知之至其造詣之淺深義理之精粗固非人人之所
可知者況余於公不啻黃鵠壤虫之相懸雖公久從

而服公深不足以窺闖其閫奧又再本刪說余以下三十字改云出余猥從遊從之後餘四十年切磨箴規無有不盡間以詼諧笑相加則知公詳而服公深宜莫如余也以老病將死其於狀德之文益復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也竊觀諸賢敘述之文多且盛矣而惟玄石朴和叔之狀該貫通包據以爲說則庶免僭率之從矣其語三本刪其語二字添遂撮其精要而爲之說九字曰云云此下兼用狀文德論嗚呼此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不以爲阿所好者也三本刪此和叔以下十九字改云匪請賢而雖加無狀亦豈敢爲阿好之言哉至其從兄龍西尹伯奮所叙墓表則文雖約而意愈隆其於公之始卒精蘊至矣盡矣更無容贅焉公讀易自謂再本刪自謂二

字有默契於後天說作疊天畾又共市南共著家禮源流又有文集十五卷藏于家云云銘曰

遯世不悔蓋多有茲聖人而曰惟聖能之伊聖所稱依乎中庸故民鮮久何以用功惟知仁勇是曰三德苟不由此其何能入學問思辨是之謂知篤行不措仁勇是耳從事於斯不流不倚公志于此（三本此下添未見其上惜矣未究八字）天閼其年斯文氣衰士林涕漣昔李文純銘頌聽松蔑爲沮溺稱儔異同公案其傳曷不欽崇今世何人以褒以彰允矣玄石（三本此句改以哥諸彰賢極其揄揚再本揄揚改以摹狀）我述不作揭此銘章

懐川與玄石書 癸丑

尹友文字尊所撰行狀頗有商量處更渠平生不稱官銜自是高處及聞　贈職命下吾謂其家人以爲若謂　君命不可違則生死何異生既不稱而死乃強加進退無據其家竟以　贈職書旌題主矣今尊於狀文其亦然未知有其說耶頗聞之乙巳年間與吉甫會于山寺草廬亦至余謂吉甫曰兄於驪尹近日所見如何渠便答曰彼便是黑也陰也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渠便厲聲答曰豈有以爲黑其陰其小人而不絕之理乎余曰兄從此灑然矣其後

草廬謂余曰吉甫外雖嚴正而內實虛傲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如許吉甫乎兄誤矣及其沒有可信一之士自其門來謂余曰尹丈於驪尹其交道終始無變絕交之言須勿信聽也余雖不敢深信而亦不能無疑以為草廬之言可思也遂於其初志略綴數語微見驪尹取捨之說矣今見其家所撰年譜直以許尹為可用而尊所撰狀文亦用其意且聞其柩過城西驪遣其子操文致奠云彼既見絕而猶尚媕婀於死後者既甚可疑而絕之之家猶不能相謝於顏情之間斯亦不可曉者厥後草廬來言驪

尹聞見絶之言大恚曰於江都事（此平字既而更抹之）書吾先
已不屑而黽勉相從云云或無乃其家病此而欲為
彌縫保合之計耶如此則甚蹶矣大槩朋友處人倫
之一不可輕離而易合彼驪尹處心行事果是黑其
陰其小人則明言絶之不亦善乎既絶之後未見其
改過革之實面而依阿苟且反若其之未嘗相絶者
然又未嘗於與聞絶之之人鮮說當日輕言之失此
皆有不可知者余於其無恙時既不能聞知而講質
又於其孤不能深言每以為吉甫於此必道有理而
愚滞之見未能窺測惟尊必能有所洞然於其間者

願聞其說

玄石答懷川書

所論曾丈狀藁其稱　贈職者世釆不斂嘗竊以爲人家狀碑面簽例必具書其人官爵諡號雖有甚不安於義者旣已議定寫旌題主則似不可直刋撰狀之日獨自删去此則只從其常例而已至於某人事一段辭意益嚴讀之增慄蓋世釆於陰陽是非之際不能明白去就其始也曾丈贈書鄙人必使救拔其人誤入未達而世釆又敢奉托曾丈必須調劑兩間以底斯文和平之福則殊与草廬諸見少異矣後來

顛沛遂疑其平日自用好勝之病有以激之而輕絕
故舊亦非細事故已庚以前猶以故誼處之而不棄
還改保合之望及得見其所謂論禮文字然後不敢
爲相通之計竊謂曾丈之意必與世釆向来見識大
槩相同玆於狀藁姑依本文直叙其事而意或不至
於大過也今因崖敎而更思之謹就舊文略加删正
以呈　山寺之說世釆今始承敎殊不知曾丈當時
處義之如何然豈以所謂陰也黑也絕之也者姑以
其大槩言而不至十分究竟故乃復爲保合收用之
義耶此恐在先生深恕以得之要使逝者無愧於後

生而不必過爲疑異於心跡之際況以子仁爲平生親舊儼然以弔禮臨之倉卒哀痛不能審義而謝之雖武力量不足而然夫豈遽蔽此意於其間哉

懐川答玄石書

義村狀題頭之論謹悉此首於執事意有所未安則子仁旣在朋友之列似當與之更商故前書敢稟耳至於某人惡於少時最甚之親及見其吹索朱夫子凌駕東方先正之後則漸疑其所存時或相規則不翅冷聽然情義旣深故苟其相處朋友揔之後及其喪禮以來則所論幾於上變無事於絶而自絶矣如

羡村自始至終勤勤懇懇不獨渠之相信又欲儕友之不相疑至於山寺之會始有相絕之語而其後所聞後有所不然者恨未及渠在世時相質以去其所疑故敢有前書之稟至於子仁則非敢疑之如來諭意謂孝子之心或恐詆訶及於泉壤而不爲已甚之事云爾

明齋與懷川書 甲寅正月一日

先人狀譜文字冒昧呈納冀幸面蒙開誨而適值諸候未平不及承一言而退殊以爲悶盍矣昨和友轉云所被剔幅讀未及半不覺惶汗之添背也當初受

莫之事前此屢蒙責誨而亦不料見疑以心術之用
至此之深到此何敢更容一喙然其人悉詆之說未
嘗得聞設使聞之所謂依阿苟且之詐非惟不敢出
亦所不能爲況全未得聞者耶然此則不肖迷昧之
致甚受鉗鎚固無所辭而至於草丈云云則語涉訕
侮似不全識先人心事者而今不少加裁擇若豈以
草丈言爲真然者此則誠不勝慨然之至大抵此事
先人之論假令與門下有少參差不過緩急輕重之
閒而已若非門下之見爲太過則先人之見爲不及
而已假使先人不能識破其人不過與明道之不識

邢恕文定之不識秦檜同故於百代之評論而已小異無害於大同異序終至於同故豈是爲大段事而前後門下之教必欲拈執一二語句以爲務相困殢之地至于今日而未已昏惑之見寔未能偵曉其何以也已酉遺札寔是先人爲門下懇懇之遺意故雖已後時不敢不暴就有未盡合者謂當諒其平日之心而已今乃又作一話頭布諸世人之耳目使先人又受嘵嘵頰舌於身後豈不肖區區不敢自外之意哉情溢辭蹙不自知裁伏想有以宥察之也

又 二月

云々當初呈納諸文字者非惟不敢自外於門下亦
以為前後同異之論無門下非々所已知者其所以取
舍而輕重之者謂當默運於權度之中而案不料提
起彼此釁咎之言要質死生心跡之間作為一大節
拍將使悠々者得以議其後非但先人平日為門下
懇々之誠阻隔愈甚不肖之昏昧謬錯處於父師之
間未免為交鬪之故者將貽笑於一時而得罪於後
世中夜思之不知置躬之所以此披露衷私冒犯威
尊不覺辭語之失倫内自省循震越無地乃蒙寬容
特加誨答且許以棘兄之故復賜砭教驚感愧服殆

不知所以仰喻也

懐川荅書

夫朋友講質最是學者切要工夫故朱子於張呂二先生徃復鐫責至於呂先生則於其身後亦追論其流弊不必假借以為不如是道有所不明也此非後人之所當法耶日者某人莫酹宗於鄙意並不能無疑於徃日賓主之際故屢有以叩於高明則高明便寢黙不言其所以又不肯脱然引伏私心益復悶鬱只增其疑惑然亦嘗覵朱夫子於呂先生𠁊不能索言榮公之事則一向禀於高明亦有所難安故只以質

於和叔以為和叔熟於彼此顛末而亦見其一二於
先狀則其所以處此者宜有義意此非惟欲知先丈
之義理和叔之筆法実欲以豁此積年蹊茅也其所
聞雖深於此者亦何所嫌耶如來所謂教異序同故
誠是好語然此語施於平日徃復之時則可矣至於
存沒既判則其異者自異而非後人之所可同之也
故愚於先丈在世時每奉禀以為惟此陰陽黑白之
間不可容髮處使我為陰則我當变而從陽使我為
黑則亦當洗而為白矣及至東鶴叨陪之日洒然承
一定之教故自幸初崎嶇而卒爛熳矣不意其後云

為斷乖所料則此漢指滯雖欲不疑得乎且竊覵前
後來書之意則似若以己酉遺札之故激而有今日
之說者然愚每自以為無狀不見鄙夷於有道之君
子屢蒙規戒榮幸極矣雖有過慮之言固當佩服之
不暇何敢有激而作為話頭布諸世人耳目如來諭
之云耶昨見和叔書則其狀本刪改一二段使以來
此別本亦依其所改愚意不然此案定邪正評人物
之大端初以一人之言而卒然立說又以一人之言
而便有改正則安知今日改本又不為後來之所改
耶此當從容稱停以為皈宿之地故姑未承副如何

答懷川書

所謂異序同歸云者非謂如此也以爲雖有輕重淺深之參差無害於其歸之同云爾栗谷之於江都亦受前後異言之誚豈非以攻人者直截一義而已而救人者則有抑有揚有予有奪之不同故聽之者不得其意故耶無泥於跡而徐察其心云者亦栗谷之論也此與今日所論雖有不同心跡之云亦不無分別也耶多少所論疑迫之意未已息於自鮮未免妄引前賢非敢以此爲指擬於彼此也未知如何狀本刪改妄意以爲此事元非大段因此而爭端或長則

所傷滋多不如沒之之爲愈故和叔之商量也不以
爲妨矣今蒙從容講討之敎益用愧服

與懷川書 癸酉後伴復

竊觀此等文字專以總論爲主先人於門下得托以
講劘之義者四十年矣平生本末宜無不相悉者今
乃曰吾則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豈非遠於人
情耶先人平日論議出處與門下儘有不盡相合者
今欲不沒其實則以爲其事其事不相合於明情
義却無所妨今以黃鵠壤蟲窺閫闥等語外而踈
之不但不肖奉記不朽之意竟敗落莫抑恐使後世

或得以議門下之淺深則亦豈細思耶竊凡引他觀
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者而言者可信則據而為宗
者有之或後人不敢自擅而有先輩長者之言則藉
以為重者有之今於平生朋舊不以一言半辭自見
其意而反述後學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只如此
而已則朴友之狀足矣更何必徵恵於門下耶區區
竊竊欲得門下之一言以垂於永久故前後論議之
異同者不敢隱沒一一輸寫以為裁擇取舍只在權
度之中而其道義相期之義忠信相與之情自然見
於言外於門下亦彰其有諍友之美庶幾處乎文師

之間而無憾傳諸一時共百載而無疑矣今此所蒙不可謂得蒞於深望而反或大諐於始料無非不肖無狀孝不篤於吾親誠不積於師門將未免貽笑傍觀得罪公議而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不敢不披瀝心肝以蘄門下之矜察

懷川答書 五月

竊惟念餘人文字固有忌僭而妄爲題品者矣至於論道學精深重大者則見識宲有所不逮不敢容易立說今玆狀文宲朴和叔極力形容有他人道不到處則如愚不肖何敢攙劈其間有所刪定低仰哉且

愚自視歉然而尊仰和叔宗如喬岳焉故意謂此漢借和叔之重而不甚見陋於後世也今來書以為後學云則其與愚見不啻相左矣且孟子姑舍顏閔不肯安焉而及稱孔子則反舉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孟子氣像其視三子如何也况愚之視和叔如右所陳則借其重而為說不亦宜乎故今於序文既以不向斷之至其銘文論說中庸之道而曰公志乎此當時煞有意思而極費區處矣不料茲者不舒究之至此也且和叔論撰或不無更加點化者而意和叔只如晦翁於魏公一用敬夫文字故尤不敢動着併須盡

察萊念晦翁所撰吕先生贊可謂盛矣然浙中諸人猶不能平則其於父兄師友其心可謂無窮矣雖從容商量亦恐終不能平此所以初不敢輕犯僭踰之罪也

與懷川書

前書開諭之詳責誨之嚴一一頓首而受之矣不肖無識亦知溢美之爲誣矣豈敢妄懷踰涯之念哉只是先人平生託契於門下必欲以忠信相與道義相期雖門下每以小小論議之不合或加疑外而先人懇懇之誠則可以質諸神明矣有感必有應天理當

然而今此下惠文字終始辭意宗同泛泛自傍人觀之若都無情義者然此不肖之所以慨然痛恨者也倘蒙於前所稟數條者平心舒究曲加矜諒則幸矣

與懷川書

前日所稟先人銘文伏蒙回教以爲不可泛泛故至今不敢瀆請云云蓋當初所引草廬之說似全不諒先人平日之心而畢竟所賜文字宗似泛然全不相知者故私心誠不無慨恨前後書辭誠不無激懟者然豈有他意哉而中間行言無所不有令人震駭殆無措躬之地其尤不近情者竊想亦止於鼫史也今

雖未覼縷而豈容以此遽自外於門下耶前日所禀總論一款雖不敢固必而猶望其終賜矜諒一二處更就原本略加籤標以斷財幸倘蒙特賜訂正俾得爲定本而還之幸甚

懷川答書 十月二十六日

先銘不欲汲汲之故一者是鄙拙元初意思而今來教之勤不可虛辱故只修籤處以納而其他則不敢動矣其總論則容俟識見稍進更竭其愚頭在籤輔時人無不以此事見詰至於上及師門可知外議洶洶然亦豈敢奉疑於左右也□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

虛心之弊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并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来心事之正此在子約又有此一重擔負

右朱子與呂子約書也

以今事言之則設使愚淺真有眇少尊先德之意爲門人録子之道亦有此道理况今只以不繫於無窮孝思之故而傍觀者生出無限不好事幸以朱子此語遍示先〻門下諸人也

玄石與明齋書

向来浮議至今未息都下士夫之泛聽者多以尤丈爲非而其相從遊之徒徙〻請問事辭始末或亦致

疑於先庭彼此互爭其流必大此誠斯文之厄也槩

聞函丈之意以爲平日於先庭道學造詣未敢深有

相信而遽見其所爲狀文稱道甚至故不得不歐重

於彼如許則終難强其所不知而爲說云此又難也

玄石荅懷川書碣銘許改後徃復

玄石朴和叔之狀云云此爲人碑表全用狀文古無其例唯奇高峯於梅齋碑文如此則以退溪爲家師故也今事理形勢萬〻不同而用此例見者皆曰尤齋之全用朴某文蓋不欲挑手稱說於尹公事狀也今雖一一掃而用手筆傷去若此例中刪煩就要去鍵存信一一以己意檃括成文則鄉文亦不害爲門下之文雖使言者見之必不復生此疑乞更審處○此和叔必悅誠服之語云云此段言者亦以爲又障相譏之意撰文其主獻人當并及也且如下文至矣盡

矣及銘辭今世何人四句亦出云於此忝亦不敢為說惟在門下裁處銘文云云銘文言者日上文皆是泛說只公志于此天閑其年方是案事信如此句則尹公不過有志於此而無一毫所得云云其言亦似有理若着一二句言其終始用力底意恐浮宜思大抵子弟後生之尊

父師與親朋之評同輩輕重淺深有然不同夫以伊川之狀明道何等致隆而韓持國誌文平平說去不知為道德君子胡文定之於楊龜山以朋友而稱中立先生及為身後文字乃反無甚稱美然而未聞不用其文也此皆平心直說無所阻礙故人不得而閒也今門下之下不然一則曰狀德之文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一則曰此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不以為

阿所好者至白其不然則曰吾視和叔如泰山喬岳抑揚反覆之際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服恐難以口舌解之今若略加修潤如上所論可矣無已而更爲改其前規斷以已見雖如持國文定無所不可雖平生議論之不合如尹事緣文相及抑有何妨魯丈之在九原亦必爲之莞爾矣此乃平心直說以服人心之大致其與委曲遷就以生無限鄭拍者相去遠矣

懐川書 丙辰三月

所論此與先論猶未能釋然之云寔不勝惶恐朱夫子與東萊言及滕公事而只微發其端而已則其不

當初面諭之日以餘地為言此正符老拙之見而亦不敢因此索言以為彼一之地者誠以鄙性狷急或有激觸以犯無禮不敬之罪故便沮止而不敢矣蓋絶者絶也既曰絶之則雖有緩急遲速之異而無復餘地矣今夫引繩而絶之雖大體皆絶而如有一毫半絲之尚存則不可謂已絶也茲承不可共言而止其往復之論如此則是真無餘之絶也前此妄相忖度之罪不可逃矣而尊酬之受左右引而自責則亦見樂聞過能自反之勇矣感歎何極（鄙起之解正在此而疑矣）然鄙意則見之妄亦有其說焉蓋東鶴做後伏見所下

書札則以爲所謂陰與黑者非指其全體而言也蓋
指庚子一事而言也夫以一事之失而棄絕故舊似
非先尊丈盛德之所安故意以爲猶有餘地矣旣有
餘地則猶有所不絕者存焉故每以爲當時所謂絕
之者或出於一時偶然激觸之發也其所謂胡文定
云云蓋因兩人擧似而發以明其與文定不同而已
非敢以爲旣絕而復交之也且言絕不絕寔非鄙心
之所存也寔以爲當時之語寔發於一時偶然而其
後所教之書是乃眞心之所存云爾然玆者旣承明
教前日錯料皆可置之而因爲後事之戒耳銘文謹

悉朴能盡言豈非人情天理之當然耶以故當時雖承勤教而不能極意論難者是有所受也然子仁之所以見教者果如水臨萬仞無所屈曲礙滯使聽之者魂醒心悟無復一毫之障礙耶抑一毫不能如此者則以愚之昏蔽底滯安得如披雲而覩天耶郭忠孝自黨禍後絕跡師門而伊川沒後亦不致奠彼人之見絕於先丈門墻自處如忠孝則當時安有奠誄之擧乎以此知鶴寺之先訓或是一時偶然見教而非出於深商量慮終始之語也以故每以此私語於心以爲人非堯舜何得每盡善事伊川於明道猶有

所未安於心者子仁如曰吾先人與其人平日極厚雖庚子以後終不忍以禍心疑之至於鷄寺之語不過一時偶然酬酢而或欠商量者故己酉奠誄之日吾亦不至作退云爾則始終表裏明白痛快矣尹和靖胡文定雖有不絕蔡秦之事此何嘗少累於盛德大業也捨此而費力喩人故人不能易曉耳

答懷川書 四月

下教先人事伏蒙開示不勝感幸夫所謂晦翁之於東萊不能盡言榮公事者謂榮公家學直是可戒故不欲對子孫而斥言之耳今先人事則乃先人之心

不見是於門下耳得門下之詳說而得以辨明到底極之願也向者之進敢有論說而竊覵於辭氣之間似深有開釋之意故私心之所欲言者非惟不敢盡而亦以為無事於盡之也不料到今更有此教今不得不悉布終始以幸財察夫門下以東鶴之語受莫之拳為前後牴牾之一大事故向來說話則必以為既絕而復交若以為二三其德者草丈言於舍弟曰曾以胡文定為言則先生荅曰安有既絕復交之胡文定乎○宋君尚微亦云今日教意則又必以為言絕而不絕若以為內外有異者以東鶴之語為倨然酬酢云者語雖微婉而意宗不見矣其不諒先人之心而致疑則一也請明

其不然蓋先人自有此事以後固以彼為陰為黑矣固以彼為失身矣固以彼為不可與言而止往復矣此則所謂絶之也其後固不復以彼為陽為白矣固不復以彼為無失矣固不復與之通往復矣如是而尚可謂之復交乎夫所謂絶之者亦非一槩也如門下之絶之則絶之十分者也先人之絶之則猶有餘地者也（不忍。譖心相迫及猶冀其此有悔改者即所謂餘地者也）惟其有此餘地故彼有吊表奠酹之情而此亦不得以拒之矣（然受奠之事不肖宗當其責不敢自以為是矣）今若以絶之之不甚為咎則可也若以此為復交之證而疑其變換前後則非其情也

先人自少時在朋儕間或有以固滯不動爲先人氣質之病者而至於變換搖漾則萬不相近以此論先人决非知先人之心者也言盡於此至此而猶以爲有障礙而不能悟則此後不敢復容喙而無望於俯察矣至於銘文則當初非敢懷溢美之意也若有此意則神明其殛之矣大抵其義重者其情深故生而有詳勉懇惻之語沒而有悼惜傷痛之辞者非外假而勉爲之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唯先人而已今若如孔明之不忘元直卅手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則不但有光於先人亦豈不爲盛德之輝

而乃無一句此等說話而反泛然若素不相知者當初不敢議於同志而直請更加商量者初欲泯其跡不使聞於他人而悠悠之說已騰於吾黨矣此則事已過矣區區心曲之曾未盡吐者故敢復因此而畢之未知終以爲如何今者改正以惠之教寔出望外若蒙於右一段事洞然開釋而銘文一篇文序手自定得以垂諸後世而無可議者則向來紛紜浮謗自可氷釋無餘而極之不孝不敏不幸處於父師之間致有多少口舌之罪庶得以贖其萬一矣

懷川答書九月三十日

友所戳當更竭駑力奉以稟知曾在石室承教則以爲崔東臯嘗自言碑碣既成之後其子孫來請改定則不得已改之而深悔學此文字不得使吾文自在也此殊不然吾則不難於改之又改矣此可見心量廣狹之不同豈非後學之可法者耶

答懷川書 十一月十一日

前後冒瀆久未蒙諭答迨懷悚仄伏蒙開釋無餘所以垂諭者至於縷縷今而後庶幾無復障礙而免向門下更事分疏也耶莊誦累日殆不能自已第其下文似當有仰復者而此則在門下之心數之身誠不

敢更費辭說非姑務息爭端而已未知下諒否

懷川答書 丁巳元月八日

碣文姑依和叔所箋已訂報於渠今已錄呈 以下答玄石書
茅五箋論者忖度之說固不足說然又安知此漢之
尊慕執事不及於高峰之退隆也且以文法言之柳
子厚述其毋夫人銘全借其舅之說朱夫子於范文
叔毋銘全用盧蹈狀石室先生述雙清始墓表亦以
捿狀曰起頭古今文體如此者何限而獨於此議論
之此多者寔未曉其故然來示如此故不敢不改務
固不可以敵強亦理勢然也好矣 伏箋恭山喬岳

一段蓋有說焉記昔此漢章以嶺士之請碣撰南濵文字也敢用聖人百世師之文若此一句只見於孟子之書則何敢如此引用惟朱子用之於高袞先祠記故雖用於南濵而無所嫌矣今山岳之說執事既用於用處愚之稀借而用之未見其為大罪也

玄石答懷川書

嘗丈碣文所蒙修改者並皆精當唯其引用狀文有非區區本意之所在竊覸高篇末梢歸宿全以鄙說為主文勢意趣打成一宗則恐門下遂以大段變動為難故中間不免姑檃括存之請今承改本只動首

尾數語其言約指遠所補甚巨雖足以塞議者之口而於采本意則所謂檃括者猶不得其始聽其於改前規斷已見之云不翅落莫然此函丈必有主宰權衡於其間第其總叙中一段自回非人之所可知至不知所以措辭恐不可不更加點竄誠以語意涉於過謙人亦輒目以退托非情故也至於金石體法尤荷垂牖但今議者之言正以門下之於魯丈有平生親炙講論之故非如晦庵之於范夫人王迪功徒能傳聞依倣已也如何

明齋答玄石書

所云復蓬山書自我傳上有不安於心者盖昨歲之
許改定也非因拯請且自函丈提起以為若以引用
狀文為未安則當為改之又拯言當初病憂中草定
樣子非真定本也往復討議十反無傷所以面命者
不翅丁寧而其後復費辞說又示疑難之意至於與
執事書至以為益難為說則已異當初見教者不無
前却拯之區區微誠已殫只得任其進退而已今者
只依舊貫而以為姑依執事所戒又引許多用說而
以為務不敢強今見山岳之說則其見戲猶甚矣至
此則拯更有何顏面可以強抗而容其喙耶且拯已

以不敢更瀆爲復矣今若自此傳上則不無封書借手之疑於兄亦恐爲累故終不得不封還幸自兄所直爲往復如何且使隱語含譏諷自是文人事於此恐亦略加箴警如何

懷川荅玄石書

曾友文字更荷示諭無任感戢第毋以紛紜見敎此則門人弟子之通例雖以朱先生之於東萊贊歐陽公之於師曾銘猶致後人云云況在下品何敢望免此乎大抵愚於此事本無固必之意故凡子仁所言無不副從而至於來敎則尤無疑難之意今更於其

間復以穩字穩語稱停見教則雖十反十復亦何害哉但執事常以總論故重專在執事爲不安故改本取用文潞公呆家論題明道先生墓表體此於傳示後人尤爲有力不知何所歉焉而復有所云耶　朱先生所以處吳伯豐事固非人〻之所敢望然當時若、張呂諸人使之言於先生曰伯豐沒後其家受侂胄莫誅則未知先生何以處之耳子仁於此所言不能使人渙、然冰釋故愚迷之見若信若疑終未脫膠桼之蘊也然宋之諸賢亦有誤被京檜所欺者今日此事亦何至爲此友之大累乎唯其後人分疏之説使

人聽之憒憒耳

玄石與明齋書

兄所遭父師交至之義求之古今未有可以擬議準定者所謂父師輕重云者固謂其道本不同顯相攻擊勢不容兩立則當有去就之分耳今則不然平生情義未見其有乖所執者只是後事一款而已其所撰次雖非訂定完好而銘詞之刪叙總論之再寫亦可謂推之重大聽之委曲矣獨其曰狀行之過而有鶴寺之說因申復之切而有泰山之語是皆矛盾[illegible]詭非但無以安尹子門生之心遠近士友亦莫知其

必當而無疑此所以致數歲紛紜者也然以執事所處之義言之鵝寺之說假令無奏而不過爲當初議論之未定則恐難以此追廢先庭親憂之誼恭山之語雖涉不情而不過爲自家辞義之少差則恐難以此終尊兄隆墮仰之誠蓋師友交際雖由人合義大情至密有未易言者其於從違之道唯當權其遺事之輕重而要亦不失忠厚之意如右所論乃爲得宜至類龜山論孟君臣之義者况彼此得失関於士林公議百世在下非可私誣尤當安靜慎密以俟其異日之大定如何蒋所謂受莫云〻在高明情事益覺

跡蹈然此亦無他奇術惟當講學守正辟立萬仞以
增先德之光似非引咎屛跡所能贖也

明齋答玄石書

惠示函丈書二段第一段論文字事所謂文潞公不
衆論之論則其視當初仰執事如山岳之說亦不翅
乎轉㒺正不必更爲瀆冒或復致翻動如山岳之說
也第二段所論吳伯豊事執事之引用初未知其妥
當而所謂侂冑莫誅云云則又加一層㒺然此則不
須復言所謂床之諸賢云云當初說話則固不如此
草廬嘗以此爲言則函丈折之曰安有旣絶復合而前
交之胡文定乎草廬於甲寅冬言於舍弟如此

年答極之書始有此言矣蓋欲姑舍既往而專責後
人也然其視當初必以此為大累之時則大有間矣
後人之受責何暇避也極之前日復函丈書曾亦仰
效自謂開釋彼此明白無留蘊而今以為今疎以為
憒憒誠不知復為之說耳○山嶽之說今承來教以
為雖涉不情不過為自家辞意之少差令人釋然有
悟自此當不敢復置意間矣然若使函丈之意本出
於和平公正則文字之過當處稱停輕重有何不可
若以山岳之語用於孟朱不可輕下之意使之刪改
則雖直言於不肖亦無所嫌況於執事乎今乃内懷

不平而外不顯言隱語示譏至於如此〻為何等氣像而私心亦安得恬然而已乎自有文字事以來函丈之見於言語者類多如此蓋恐本源之地不得其平而然不但為辭意之少差而　前日顯道傳兄之教以為近来人多有疑先人有肯合之意者云蓋先人之於函丈契義固不淺矣自戊戌己亥以後斷有意見言語之不相合者自一家少輩或有累諵斯跡之疑者而先人之意則不然以為士林為一家雖有出處高下之不同畢竟休戚禍福當同罪而共傳不可二視之也無彼此無物我必欲納於無過以為尨

翁之不能受言在於主張之太過而其辞氣之過當
則又特其氣質之病耳一切容而不校而惟眷〻於
本源之地又以爲尤翁一模晦翁非晦翁故事則無
以納約故必求晦翁事案及言語以爲開導之資又
恐論議之歧或有門户各立之患以流獘於後學故
痛去封壓不自標置人或疑其委曲之太甚而先人
之心則不要苟狀於一時也然則今日只觀兩家書
札而不諒先人之本心則其致疑於苟合者亦無足
怪也噫先人有此至誠而旣不得相孚於當時又未
免見疑於後人而函丈之自主益高爲德終孤學問

之力卒無以勝夫氣質之用矣無論門戶之箇〻分裂即戈戟起於同室流言交於門墻使四五十年墳篪麗澤之地一朝變而為蚌鷸蝸角之場萬事脫空一搓為笑天寔為之謂之何哉前日鄙書所云只如牛溪所謂杜門不見人面而死者蓋謂此也　竊惟念先人之學主於宗師門之學主於名所謂名者非名利之名乃名目之名也以此先人之學用力於内而德修於己師門之學托重於人如必引晦翁亦子夏篤聖人信之事而群施於外此其入處固已不同矣因此以往故先人之學卑近乎寔而反躬踐切師門之學高遠卓絶

而衛道益尊此其先後本末如文質之相須不可偏
廢者而師門則主張太過自引太高主張太過故已
不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獻疑而發難
於是尚同者見親而奮否者被疎逹救者有患而將
順者無究又嘗言退陶之學一宗晦翁而於其剛毅
峻截處終似欠闕云云蓋以此病於退陶而自寧則
又未免偏於剛峻一邊夫主於義理則當不期於剛
而自剛矣而今主於剛故反爲剛所私如居簡之多
一簡字也自克勇者爲剛而今以貴人猛爲剛理勝
德者爲剛而今以力服人爲剛是以常有傾到海底

底意思而未有春噓物茁之氣像但聞攻人勝人之
話頭而未見泛愛成善之真誠是以見於酬酢之間
者其於特敬窮理克己躬行大規模嚴心法實地用
功之處則鮮或及之雖或及之亦略綽從外面說過
而譏誚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揚開口肆筆痛切深嚴
縷縷而不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之同異一事之
差至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義棄之如遺則又
類於申韓之必忍此其學問之偏氣質之疵曰其所
長反成其病而得失之效至於此頭地者也古人真
見義理之無窮故其虛心造道之意亦無窮衛武公

九十歲譽人稱睿聖誠以𤍽丈氣質之本剛學問之
積功棄偏而就中領惡而全好盡底裏擺去辛葷而
粹然一出於天理則既往之得失其他俱徂而平生
之樹立卓立不磨眞可以有辭於晦翁而不負其初
心矣區區賤悃誠知其如此而旣已見阻恐重得罪
無有少補而反致大傷故抱玆耿耿不敢發口此爲
永負師生之義而亦無以自解於後世者也

懷川書碑文再度許改後往復　戊午

先銘蒙許更示其苛不鄙昔年淸陰謂崔簡易云云
見上愚雖無似常以爲師服之地今玆之事固是愚昧

之致亦是先先生門下持論太峻出言太蔓尊如楊相銓壽觀如和叔無不貽書致詰令人惶恐亦不無訝也今以草本更加商訂改下穩字穩語明以見教則雖或不能無商量處而亦不敢膠守初本以爲直遂獨見之地也

答懷川書 戊午九月

文字伏蒙又賜改惠之教敢復呈上而煩瀆至此則惶悚極矣其截標者皆和友之意而以爲只用此本則不過如此且半以下全用狀文故文字不類以上云〻拯之僭見亦然若蒙大賜得改全篇機軸則固

大幸而不敢望雖就見成底槀捻既云撮其精悪則
不必依本忝照首尾一筆寫去成一完好文字則豈
不幸甚盖既成而屢改故不無痕跡若此筆從頭一
勘則也添刪長短自合律度而無待於纖悉矣過此
以往不敢妄論
懐川書曰先銘謹依来意竄定旋思此作曽引文公
要見已以一本送付姑欲俟其回示更加商量然後
奉呈故其原本付諸疇孫日後須討討此孫也(己未碣銘)
(往復止此)

與懐川書(草廬禮說事往復丙辰五月)

蓬山語錄尤翁曰見草廬禮說耶對曰未得見矣曰亦一可玩文字也其大旨以為不可稱庶及嫡統一節略加彼輩所言矣對曰果然則十四五年所謂服者何事耶到今變說則豈不為彼輩所笑乎尤翁曰此輩則皆以為草廬欲免禍而為此說吾則以為可發一笑君可一見令晦錫搜出則曰宋尚敏持去矣尤翁曰宋尚敏得於草徑駿而來示君敬懷德可覓見也

草丈禮說得見於蘇堤非變說也彼以庶字為罪故特解之曰我亦非以為庶也只謂以庶為適云耳蓋

主於發明而已非度其前見也然到今發明有何補
也真箇下教所謂可發一笑者也還至懷川見禮說以書復補中
草廬書曰聞子仁往拜長雍有何說話耶人之所
傳豈皆寀然々多有可慮者恐其死期將至憂厲
憂厲極聞草庐有禮說於蓬山皈而得見於子愼
遂以一書復于蓬山矣其後執中見李上舍頫則
以為草庐之為此說也尤翁往復上甚至有尤翁點
化之處云極初不信之曰若爾則函丈何以為宋
尚敏得於草徑而來示郎何以謂略如彼輩所言
而可發一笑耶必是李頫之妄傳也其後得草廬

此書所以斥尤翁者至謂之死期將至則其相毀
甚矣無乃亦因禮說而發耶尤翁果與草廬往復
其說而到今反疑草廬又若始見於宋尚敏之得
於草徑者然則草丈之深怯而甚激者亦不足怯
矣二家少輩互相攻擊猶不足道而長者此訟不是細事未知收殺之如何也
其後李君頻來見示以尤草往復書及禮說點化
之本又言兩家相失之由此殆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特發於此耳草丈平日持論固以一言一見之
同異為彼此分之、拆之又拆又上分止平生情義棄之

如遺以草丈言之則今日正所謂反中其禍也正好自反自艾而以尤翁言之則平生朋友無有全其終始者盖其自處太過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又不免有火澤上九之病此固氣質之所用而學問之偏亦可見也以此草廬之論以火濟火而畢竟至於白首按劍可勝歎哉

草廬書

近来京鄉士友書問有何新作文字盡改前見求合驪論耶必得草本可以解人之惑云云徃徃未免酬答亦一苦事此爲中間喜事之所爲然其父親人報

仇其子行都理或然矣此傳聞稿中有話說以長書
大責則答曰別紙一笑此翁往復至無辭則不答以
戲之例也此公不早從事於學則終始險難人英氣
發用居物多矣念我師門衣鉢之之法忠厚質樸真
誠無僞隆師之道育才之規交際之間一毫不苟最
是無弊後來傳之得其妙者蓋寡矣宜乎末流之紛
擾有不可收殺也鄙人素昧知識不喜議論庚子八
洛時連疏上而市松諸公皆欲聞其說故不得已有
所辨說甲寅在碑岩時亦有一二士友又問其說故
若干文字書以示之其所以為說者與尤翁有異則

恐生爭端師以其說專送僧人於萬義則尤公添入
八九十字而還之李雲舉亦謄寫而去矣今之譏者
以立庶子為嫡子者為我之罪案云然郞說庚子曰
升為嫡甲寅亦曰嫡子前後無異也江都自家擬疏
亦引聖庶奪嫡之說曰統已絕於昭顯又曰嫡統何
歟則彼此相似也何故無畢辭於專人往復之時而
今始出於其孫名呼老物之後郞皆可疑也使郞說
與己意相違或有不合於禮則私相反復可也又何
故陰付其徒傳播中外若是其紛紜耶是故吾憂其
失常死期將至身豈意復吏延喘更見尊先公與同

春平生境界耶好笑好笑
所謂更見尊先公與同春平生境界云者今亦可
追恨也然於先人則只以驪江一事也雖謂先人
之看人不破所爭不過〻不及之間耳於同春則
較深故同春嘗指先人而面數尤翁曰某先人之字猶
是外人豈料此中指已尤草與遺報之至此耶當時草
庐案以附淸風而毁吾輩面折同春故同春欲希
張書乎言可怕可怕希張嘗以此書示我豈狎尤
翁之事也好還之道亦草庐所當自反處也
附草廬與懷川長書略

兄之孫呵叱老物無所不至皆籍長者之言云守
閭所傳豈皆信然而其父報仇其子行刼不無其
理矣礪山南說南有昌田畓勤奪事吾所親聞故草塢桃上
只傳所聞更無他意而逢怒於賢孫到處名呼示
辱之老物病甚固所甘心兄英氣害物學問驕人
又豈盛德事同春一生不勝其苦豈謂今日又見
此境界耶時禮訟新出今日之禍鑴之所致然昔者二
師西宋之徒各分門戶以其杞譎妄發之言有傳於
清風人皆以為禍根今日　聖教所謂切齒云相妹
遠竄批還者未必不由於祭素也然兄之驪章竹行又

豈章子亭所為耶皆有命焉何故反相疑忿欲共之厮匹耶同春嘗謂余二人都是機関而以兄為甚云又有甚於此者今吾復為此說未免同春故事幸一笑也

續辨録按甲子書出後懐川共交谷書發明機関之說而引同春高山仰之之語且曰同春若密以四字私語於尹以悦其所而所言相反則其忍如此云云果爾則當草庐長書首尾是談何不以一言明同春之無是言而只以一笑答之耶其時草庐親共尤為敵手自作證而草亦自在機関之中難以相誘故黙黙受之及是時草庐

已矣草書未出矣便無證左故向文谷抵言如此合而說而觀之虛實自露矣果如懷言則權致道何不從其師說而乃艱辛以老峰宴席上戲語爲誣耶秖見其窘遁也（權相江上問答云同春於老峯席上以宋相秘故期不言戲曰都是機關云云）

與懷川書

頃得草丈書辭意似有甚激者而前日所謂禮說閒闢李生頗之言則謂曾往復於門下非私言云云草丈書似亦指此也草丈亦有書於門下云未知果如何既有所聞不敢不略復伏乞裁示（見草廬前書復于懷川）

昨又得草丈書前書之似激者果引禮說一事而其
他說話類皆出於憤激恐非獨因禮說一事而發也
未知何故至於此極耶然既非变說又非私言則草
丈之稱寃而不能無慰於門下亦固也若非門下之
開釋鎮定而保合之則深恐終無收拾之地而不但
爲草丈之貽笑而已未知以爲如何（見草廬後書復于懷川）
草廬禮說反復觀之終未見有变說處今宜示之
以变見黜免則非其情也前日尤翁見謂宋尚敏
得於草侄駁而来示又謂其言嫡庶處略加彼輩
所言今以其禮說覜之未知床生之駁之者何語

而略與彼輩所言者何句耶宗未可曉也且既已往復而荼雲峯亦騰去則何以謂得於草堂耶此訟則龙翁似終窒惕初欲以此意直質其疑而子淑諸人以為既以屏蟄為分則不宜又入於鬨場且名雖師生而誠實未孚若龙翁亦致疑於叢草則不如不言余因思之無論彼此得失當此紛紜之日又以禮說起鬧極不幸事且潰裂已甚非愚言之所能輕重尚口誠不如括囊草丈既竦已有書則不可不略復龙翁而終未免少露鄙意未知終果如何也

答草廬書

下教縷縷爲之三復太息積日而不能已也所謂文字旣非私言又無變於前者則悠悠口舌何傷於門下也昨日蓬山書爲及此言然却恨門下初非此無益之辨以重閙於此時也言之無及奈何奈何昔者春翁有言於先人吾儕無一人無病痛又字呼先人曰某則猶是外人豈料此中之潰裂至此也仍爲之介然不已云此則門下今日不宜獨咎尤翁也安得一奉論晤於寂寞之濱豁盡平日多少鬱積也耶今日事無論彼此得失將永貽後世之笑矣痛恨痛恨

前書并呈所借敎自反二字未知門下不以爲忤耶

苐切悚仄

懷川答書

别紙甚荷痛迷之勤但此兄已作如此頭勢豈作書乞哀之所能已也去年北路時聞此兄言其之論禮之誤可死云云故此説尹義濟亦聞之矣愚謂此必以爲當初禮論極言不諱其勢當死云而傳者轉語之誤耳其後又聞此兄作説頗異於前見既而李厦歸來説曾拜其丈於松京路上則其論可異雖不信聽亦不能無訝故於子仁枉顧之日奉要覔見其新

說矣及承面示則又自信前日相信之不謬也去秋夏間京裡少輩以書来極其紛紜謂時輩得其說以爲奇貨其名曰反禮愚極憂慮而不得鎮定之策竊以爲京中少輩之信服者無如李君喜朝亟答其書極言其心之不然矣今七月得見此兄書則其别紙所詬不復以人理相處不覺失笑旣荅原書而末端有别紙一笑四字自今思之雖知此兄之不可以開說然略道以不必然之意而兼致遜謝之心則継未必回頭而在我之道無闕矣旣無誠寔懇惻之意而加以戲笑之語此素無涵養之功而然矣思之深愧

然既往不諫當盡吾故舊之道只以平々存問之語致此誠意俟其怒之少息然後輕々解釋而已愚見如此故來敎未敢遽爾承奉未知如何甲寅秋禮說往復之云誠有之間有以愚意添刪者矣其原說雖間有不必言者而其全篇自好似無害也

答懷川書 丁巳二月

禮說一款不欲更為提起而草丈之深憾而甚激者寔在於此區々中心之所疑亦有不容不稟者蓋當初門下之使疇錫搜出而不得則使拯覓於見敀路者即宋尚敏所得之本也宋生所得之本即甲寅秋

往復之本也此乃宋生之以爲可駭而門下之以爲可笑者也今此下書則以爲甲寅往復誠有之其全篇自好似無害云云若於當初宋生之駭而來呈也即答之如此則似必無今日之鬧端矣而既不識破往復之事拯之見宋生也宋生亦不知有往復至於察訪亦不知至以初無往復抵言於人以取人言可歎也拯又有可發一笑之詐則少輩之紛紜固其所也然則今日爲門下計者所當引咎自責以爲少輩紛紜之皆我之過也躬辜薄人開釋彼此既以謝解草丈又深錮少輩使勿復作然後庶幾有保合之望矣若其不然則所謂平平存問之語安能以息草

丈之怒耶竊恐門下於此或未之深思也夫致疑於李譚之言而遽以往復無吝之禮說疾攻草丈使之激怒於門下者少輩之失也聞少輩悠悠之謗而遽致長書辭說多端有若相關者草丈之失也今日之事竊以為不免於昏失也故妄意兩家各自反躬不厭相下務盡吾誠不見人非然後庶可以略全故舊之義而終有和平之地矣未知門下以為如何誤禮可死之語某人亦聞之說恐不當出於門下也疑人則人亦疑我此激則彼又加激相疑相數蕘言日生旁觀之笑有不足言而後世之譏何以自解耶草丈

則已展難縮今日善處唯在門下私懷烱々不敢不

盡

懷川答書

別紙可見仁人之心然此事儘悠々何必汲々求觧

耶且所論諸說或有非實此者所謂奉對時以禮說

爲可笑不記其有無如果有之則有由然矣愚每以

爲今日之稱禮說爲虛設而其實有在故凡於論禮

得失而一例竊笑之無乃其時亦如是否誤禮宜死

之說自是不近情者而其所傳說三人皆是高明之

連袂則必已熟聞故略陳愚之爲彼觧釋之意而兼

以鮮高明矣今反以為出於羅累宜所謂不盡人言之意者耶幸取前書觀之如何甲寅萬義兒時子入京不在側其往復禮說卷亦悠悠而不置意間矣是何大事而退後必言之兒子自謂不聞者寔非歸辭也孫兒亦然然亦何足分踈也

萬義往復之說以為是何大事而必言云云果若以為初非大事元不置意聞而不復發於言端則如此可也今此則不然宋尚敏既以為可駭而來呈少輩皆以為変說而嶺兒亟文亦以為可發一笑則果不是以為大事而果不置諸意間耶於此

時也若以為旣已徃復云則關端何自而生也到今以為是何大事而退後出言者是果成說耶函丈於此只發刃咎自責之言則草怒可釋人言可弭保合和平之路可望而終無此意思極可歎也

㥄川書 己未九月

示其事當此斷伐之時尚有得免者幸孰大焉所謂狼狽者略綽想見矣如我愚蒙猝承見待之問誠不知所以為對也自惟方僕不測之誅顧人之所以見待者如何敢有所長短於人哉第下問之意似非關漫幸望財量見教俾得奉以周旋也 此書中畧白草丈蒙省出於意

外此丈狠損已不可言而未知門下何以處此云故答書如此

懷川書

曾承待草之問還以請教而久未見報不勝悶吝鄙意以為　聖旨所說中雖如此々不過畏死而匪有他意則直是可哀故欲以矜恕之意待之未知如何

答懷川書

旣以畏死斷之則已無餘地矣彼則方以此遑之造謗為致此狼損而今又從而寘之雖欲待以矜恕其孰能說之鄙見則只在前書未知終以為如何

擬與懷川書 辛酉夏○辛酉以後往復

竊承前後下教每以世道為憂而要其歸趣則未嘗
不歸重於言論抑揚與奪之間繹之於心竊不能無
疑也蓋聞朱夫子之訓曰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
好方能得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皆宗皆大又久
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於合一
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他日不好之病根矣誠如是
則世道之任安可易言苟未得先好吾身而只欲為
彌縫掩覆於外面之計則隨吾身所處之廣狹莫不
陰視我為標準而同歸於不好況又為之言論抑揚
與奪以歐之哉然則其所以任世道者適足為世道

之旨耳拯以忝在門下之久得以竊覸於所存所發
似或未免於朱夫子所戒王霸并用義利雙行之說
其初蓋未嘗不反責於吾心以為吾所見者僭耳妄
耳比年以來心中之所疑日以益甚雖欲強而不疑
終不可得竊自念以為吾所受於門下者晦翁之書
耳何故與晦翁之書若不相似耶若蓄疑於心而畏
獲罪於門下不以仰質則是為永負門下以及於晦
翁耳茲敢一布心腹倘蒙赦其僭妄而察其忠悃則
幸甚幸甚拯懷此耿〻久矣而晨省門下在尼之時則恐或語句之沖漏以助讒賊之口泯然
不敢以至於今秋緩無誠意所自訟亦恐未見之諒入留以商度自致迂延伏乞并垂肯諒

夫所謂王霸并用義利雙行者何也請姑先以所發一二事者明之而論其所存於後可乎竊覸門下道學一宗於晦翁事業專在於大義其初固將粹然一以天理自期寧有霸與利之可言哉唯其晦翁之道自任而大義之名自樹故主張不得以不過自引不得以不高主張太過故已不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献起發難而於是尚同者見親而督匡者被踈匡拂者有患而將順者無災此所以大名厭世而寔德內疚者也此則發於行已者也嘗承教以爲退陶之學一模晦翁而其剛毅峻處截終似欠闕

蓋以此病於退隨而自處則又不覺偏於剛峻一邊
自克勇者為剛而今以責猛為人上剛理勝德者為剛
而今以力服人為剛則亦非真剛也是以見於酬酢
之間者其於克己躬行寔地用功之處鮮或及之而
譏誚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切深刻攻
人勝人之語不絕於話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之
同異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義棄
之如遺則又類於少恩之中韓此則發於接物者也
惟其如是故進於門下者莫不以承望附會為賢尊
傾訐陰薄為嫉惡高者冒其名下者貪其利一例學

為談論而其於性情身心日用彝倫之上則皆蔑如也語類論陸象山之門人曰從子靜者箇〻學得不遜只自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恃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又曰江西之學了無惻隱辭讓之心但有善惡是非之心然不善其所當善不惡其所當惡是其所非〻其所是此兩歟正為今日道誠可怪也是以在朝則以以同異為親疎以好惡為彼此新舊相傾到處區分而士夫風習之壞不但私意之橫流矣在野則相歆動以勢相怵迫以威緝言納媚毀人發跡而鄉黨風俗之乖有同潁川之鉤距矣至於州縣之饋問過禮士林之承奉過情者家其威不懷其德宛然成一富貴門庭而無復儒者家氣像矣卒之平生親故無一人全其終

始使六七十年墳麓麗澤之地一朝夷而蚌鷸蠹爲觸之場將未免貽笑於後世則又無異於閱墻之變矣其影如此其形可見此則發於符驗者也至於文章言論無一不本於晦翁若無晦翁之言則無以信其說然夷考其實則或只得其名目而其義意則未必相似者有之或先立己意而引晦翁之言以重之者有之其甚者幾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有之是以人皆外不能抗而內多不服其發於文章者如此昔市南先生嘗論門下之文以爲每論必引晦翁每一病也極嘗以爲似於門下則笑答以爲不如是則心下銕然云當時深服門下之篤信晦翁矣退而思之篤信聖言不如反求諸己則晦翁之言豈無所見且晦

觕書東來之後其尊信受用未有盛於退陶而其後則

門下自然退陶主於依様而其意誠門下則主於引重而其号大於此類亦可以言王伯并用也平生樹立㝡在於倡明大義然

所謂大義者非可以言語取辨也亦非可以然諾取

必也如孝宗初請對等事皆要得君父之然諾據以為出處之名而殊欠至誠去做之意其

初固有喚醒人心聳動瞻聆之效而積久則無㝡以

繼之是以所謂修內攘外安強復雪之論者了無卓

然可見之㝡事而所可見者只是祿位之隆重聲名

之洋溢而已其發於事功者又如此程子曰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

同其利心則一也此類亦即所謂義利雙行也以此所發於外者揆之則所

存之一二亦或可以窺測而言之矣竊謂一則氣質

之不能變也一則學問之不以誠也何謂氣質之不能變也衆谷先生有言曰矯氣質之法在克己不能克己則無以矯氣質矣朱子曰己之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慾二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衆谷曰己之難克者唯忿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為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為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夫忿與忌克似剛而非剛無他皆是人慾故目竊覗門下之氣質剛德為多而其用有不能純於天理如右所論故反為是德之病莫所謂己之難克者也由其己不能克故無以矯其病而

全其德所存所發者無不因是病而生出者也何謂
學問之不以誠也子曰主忠信而朱子解之曰人不
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
是為主焉又忠為實心信為實事栗谷先生因而
申之曰天有實理人有實心人無實心則悖乎天理
矣一心不實萬事皆假一心苟實萬事皆真故周子
曰誠者聖人之本今世氣質之病如彼而不能矯則
其不能實心為學即此而可卜矣夫義者天理也利
者人慾也純乎天理者王道也雜乎人慾者霸術也
所存所發如右所陳不可粹然一出於天謂理則安

得不謂之雙行而并用也嗚呼以我門下聰明剛毅之資專確密察之學乎生樹立之卓而由其一誠之主、一己之未竟末上末稍失得之效至於如此〻豈獨門人後生之失其依皈而已竊想門下之明反而求之亦必喟然有學負初心之歎矣由此推經之大義晦翁之法門與夫搢紳章甫之宗匠都倚辜於門下之一身而將無其塵可以真有辭於天下後世則豈非萬〻傷痛者乎今若爲背城借一之計則小子竊願效一說壽衛武公九十五猶箴警於國曾子臨終易簀欲得正而斃焉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方有輪

始之悔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方來之善照映簡策
誠以門下氣質之本鋼學問之積功一朝奮發洗滌
辛董刻除鱗甲一誠所立百志俱貞由裏達表自小
至大無往而不出於天理于以紹前統而垂後緒以
酬初志之所自期者真如戶樞之轉身未知門下以
爲如何固知此言朝出而四面詬辱之言夕集于身
而師友之義終不敢默默敢此瀝盡肝膽而一暴焉
亦感於門下昔先人嘗語不肖曰尤翁實元処雖及汝師其實元処可也然其病痛則不可
不知又曰尤翁受善之量不弘汝須以朱子書隨事切劘如古人之以三百篇諫可也蓋先人之於門下
宗有至誠無彼此無物我必欲納於無過又以爲非
晦翁故事則無以納約故必求晦翁故宗以爲開益

之資其教戒於不育者毋此意也又恐論議之歧或
有門戶各立之患以流弊於後學故一切容而不較
使人無得以指瑕爲噫先人有此至誠而旣不得相
學於人當時又未免見疑於身後而逆目之言不復聞
於門下矣然先人則以門下之病痛專故於氣質之
用而今日妄見則稟氣起於本源之地若使先人得
見今日未知復何以仰恕於門下而俯教於不肖也
旦窃念存道者心雖血老少之異而血氣則老而衰
耳今本原旣如此而精神思慮則亦容有不能照管
前後者矣門生少輩無有眞誠愛護者不能爲救下之
閱補綻而尚復發張傳會反貽其累誠切痛悶不能
爲心今此忘身索言非但不能負門下亦欲卒先人
平日之至誠耳伏乞留神澄省尚蒙察此微誠而賜之誨荅
曰雖或誤入廢有開牖之望矣千萬無任拱俟之至

明村與明齋書 壬戌

去晦玄石崇人㥘書要會於廣津故加吉徃會則玄

石言纖因宋郎聞之明齋使權某之子送言于尤丈曰從今將斷書信而不復通矣尤答吾今八十朝暮之人凡事不可泛然若斷則明白為之云云蓋權子往復之後又有書來懷川倅隱農亦頻往來故也此丈方待尼山之先絕云與仲夏相會時語大相不同未知何故耶又曰此說出自權故彼家將信將疑若中間造說則使彼家知其離間之說似好且曰尤丈雖假借也作道理說乃曰朱子以伯恭之過言于子約吾以美村之可疑處與朋友講說甚也大以為駭為如此之舉云云木川事亦為美村而發之而彼甚惡之

云〻明齋若果絶之則尼山當專其咎矣余曰若父
兄有過則已無過而毀傷之父師將不兩全則宜可
以師而一向默然哉答曰曾丈既與爲道義之交彼
丈雖假之既作道理說則寔無可絶之義関係甚大
且係斯文國家之害深矣其在仁人之道默而待之
則自有他人是非云〻又曰草庐從前不美人皆棄
之向来書札尤爲不美雖曰禮說不変元無可取鼻
強之師雖使猝然從人則一二番辨疑可也縷〻不
絶則不可况彼家疑其爲草而發之由此增閙似不
量力復爲善處之意通之云〻鄭意即今時世如此

士林如是大潰則宲係國家之安危姑捨隱忍為宜
未知明見如何此事虛宲顛末詳示為仰

玄石書

云云之說出於中間極涉駭異想羅友有所奉聞也
大抵無論虛宲大小女有辨釋摧謝之擧使長者渙
然相信然後可免他患更乞深惟大義所係有所善
處千萬蓋前日未發之書意京中士友亦多知之者
皆以為大老所述墓碣文字及他說話雖似有失猶
於其前兩家則無大段相阻之跡則人或不甚異矣
至於此書雖曰公論學術言行之弊其禍在於文字

說話之後人皆知兩家不協已久豈有遽信其言之理耶如此不已不但有辱於某丈誠或轉礙追累於先〻生非細其說固然尤切憂念

答玄石書 并示示明 楙生昨

昨題道以所教小紙及所以轉教之語見示甚詳即欲奉復且稟鄙見之所疑矣旋念函丈西行而此言新出洛下紛紜可想此中說話又復嘵嘵則無益於事而只自煩舌恐不如靜守無辨之爲徐待其久定身昨奉手諭俯念加切且示以善處之方尤以警恐敢具前後曲折如左以聽高明之裁教焉蓋今正月

望間權生來訪一宿而去其時新遣木川事極其之
說以爲木川事如此如此並是出於函丈門下而函
丈不肯該破所聞之處便引以自當以此更不敢問
且使我自問於許璜者亦未曉函丈之旨故久不能
奉答云且言義利雙行王霸并用其大學誠正之學
不同々春所謂都是機関草庐所謂全用權數恐是
函丈之察病吾欲一質所疑久矣而情義既阻不敢
有言嘗懷鬱結今此木川事又重得罪恐自此終不
能有言云々權生之違於函丈者即此言也昨招權
生而問之則以爲既聞此言不敢不告而函丈遽言

曰若以言其先人事而絶我則可也若信草言而攻
我則不可云云蓋以不能奉答及不敢覓起者爲相
絶也然則今日所謂相絶之語及所謂與草庐合之
言恐是目此而出也草庐別有何相合之事乎只是
當初鄙見以爲兩家香失而徃年函丈之還自海上
也徃候于蘇堤其時草庐亦纔故公州故路歷候
而已有何與彼相合而攻斥函丈之事乎二事曲折
不過如右而已至於碣銘不溢美之故有憾云者函
丈當初之說也不肖之無此心高明之所諒也朱子
之言呂東萊事者亦函丈中間之說也高明旣知依

道理說則更有何言来教所謂作書摧謝之云鄉見
不能開或輒敢畢暴心腹函丈之於先人自碣銘以
来宗非一事一言而已至於木川事而極矣人子之
心安能晏然如他日由是情不能不畏於前矣極之
於函丈宗不能無起於本源言行之間有如前日所
論者而不敢講質古人所謂師生者宗無如此之義
由是義亦不得不畏於前矣以情以義俱不能如前
而自不知其非則雖欲摧謝何以成其說話耶若直
以此意自首而分疏其無相絶之言則權生所達亦
只此意而函丈已認以爲相絶矣安有渙然開釋之

理若尋常問候之禮則雖不能如前頻數固不敢廢
矣知我罪我只在此處幸更賜提矚俾得奉以周旋

玄石書 癸亥正月十日

李同甫往呂江權致道爲傳函丈之意云自此恐無
與尼山相合之路渠請故函丈爲言前後曲直曰人
言兩家之、乎始於碣文非也不察乃始於書中八字
又曰此事和叔臺與充漢乎分其過又曰至於疑我
以木川事則豈不慨然但且恐非子仁本意也大槩
如此云前書辨釋推謝云者今若以無辨爲主更不
通書則是將執此而相絕者正與前日奉議之旨不

嘗遠越未知如此其能無君子之責耶懷川事具在
答季氏書中亦須示其可否也
答玄石書正月二十九日
季同甫權致道相傳之語深感開示革吾兄所教更
不通書者則恐未俯悉也前夏秋間有再三候書只
函丈前行之後未能爲昨修新元起居身正欲遵依
前日見教之言而行之非敢有變也今不敢縷縷只
得自請而已奈何奈何書中八字之說因以爲草語
矣今又何以自當也乎分其過之說則尤可歎寧有
函丈論先人事於吾兄而不許擬其知之理乎兄亦

每以為言若以為訟過者然尋常未曉故敢略及之
和友書只得略復如右不敢深說者欲姑守無辨
之戒也所謂木川事則尤翁前後之言寔為可疑
此亦初豈致疑於自倡而自和耶只意其平日有
此私意故門下承望之徒托人以為言而又喜聞
而傳說故今則此中之疑亦漸深蓋其言初無聞
知者打愚則聞於尤翁郭智叔則聞於尹寀而亦
聞於尤翁之在棘中時他人皆不知之也及此中
致疑而後尹寀徃問其言根則便不言而自當云
云 見書札竄草

所謂替李氏云云者即宋子慎五祠事也和叔以為子慎為師殺身節義卓然可以追配醉琴而無愧也蓋尤翁初欲配子慎於崇賢書院而以宋炳夏輩不從之故不得成又欲柝醉琴遺墟碑閣而更為醉琴立祠仍以子慎配之既始役而舍弟以為不可故也夫子慎之平生立心操行耿介宗有過人者畢竟殞於滛祻可為寃痛然其踈事則誠有可疑宋誠甫輩直以畏禍忌師詆迫不已未稍不忍其狷介之性而決之於感慨者也今惻其寃死而贈官錄子則可矣至於俎豆之舉則過其宗

矣子愼安能共成仁就義者比哉和叔許不能作荅故略記愚見以俟之

與朴士元書 二月十八日

云云尤翁若欲卒聞愚見則切欲一槩前後所欲言者冀或有一分之益而子敬則方止令勿言義理無形未知言與不言何者爲得也言若見納則彼此俱好而若不然則當有無限爭礚旣以屛黜爲分無以報得 國恩之萬一而添一鬧端於林下以增四方之僇笑非但爲一身之是非而已故吾心亦不能自斷未知明見以爲如何

玄石書三月二十二日

示諭師友间自靖一節反復思惟未見明白可據底道理方切翹慮不啚此際又有賤婚謄簡之擧其為愧歎措躬無地但念自八九年来每覵兄意或欲自守於山庵或欲奉長幅以俟進退而鄙性昏滯以為如此師生大體必将至於大段乖戾之域莫如度義量時庻幾保全其大體以及其露特所言尤切幸蒙虚受致有今日所處實今則因循不塞之咎又使吾兄落在十分嫌礙界中假令欲為如前長幅之計恐尤無以亦得是皆鄙人不敏之罪也然以今日所遣

言之勢窮理極愈緩則愈有患亡羊補牢猶未甚晩
也未知兄或更有思量否○前日甘露時兄嘗謂我
欲進長書病此於比干一言而死者第曰君臣師生
誼皆以義而合既有比干則又必有王蠋姑當斟酌
折衷以保全其大義為主蓋謂長書必成相絶之本
也此乃區區奉規而蒙採者今則不然權生傳言及
謄簡兩事出於其間雖曰本皆寀狀而其知傳言曲
析者至尠至於謄簡之說方將盛行假令長者無所
增怒直恐世謗自潰以至不可收拾之域若果展轉
有意外之擧則此後雖欲更進長書其勢無由仍成

相絶之際矣以弟無似忝兄於先翁自先庭以来乎
日師友相與之義夫豈淺尠而終始不發一言以相
質問邂逅詿誤遂致古今所罕之事此豈道理之可
安者耶鄉意恐當追釐舊說舉其大而略其小且使
其辞意惻怛委曲庶幾信在言前以底於感通挽回
之盛未知如何壬午樓與權數之書為宋寯錫竊去云

與懐川書四月二十日

伏聞頃年與楊山往復一紙為令孫膽去得徹於案
下一幸一惧竊悚彌切盖權以錘有所轉達之後以
未見顔色之故更不敢冒犯威尊以畢其說而和叔

得聞令孫所傳函以相叩故不得不一布曲折蓋其本末已具於其書區區之心曲悉蒙俯鑑無論僭妄迷惑之無所逃罪即前此唄嚅悶默至於具書而不敢進者度如書前所陳而畢竟不覺為私論背義之故誠意淺薄見識昧昏無非罪也區區之下懷不敢覼縷惟俟進退之命而已

與明村書 五月

自作之孽竟至貽辱於先人不肖忝厥之罪可勝誅耶然此豈北人所自為者耶之怒其子而及其親噫噫亦已甚矣閉門不見人面而死者是為究竟也奈

何奈何雜章之意非所望於吾兄犯而不世校不立彼我即先人平生心事豈兄未之思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要有終欺聖明之理只當靜以俟之而已揚山之以為不可已者亦未知其當世千萬其士感深思共決且同志之間或有妄動者并痛止之如何

玄石書

自宋錫疇簡以來日夕憂慨殆忘寢息雖曰無妄所致夫豈自安到今惟有追送前書并及曲折其庶得以償平日師生之義矣前日欲將檀弓經傳附以己見舊兄要採其一二而忙遽未暇又師友錄往在他

所不暇詳考今始遂意錄在別紙幸乞商量善處所
教師友君臣俱是義合之説鄙意亦然但其事之
道不同蓋進言於君以犯爲主不幸而其君不納重
則得罪輕則放退然而君臣之目終不敢廢也質起
於師以無犯無隱爲主不幸而其師不納重則斥絶
輕則見疏然而師生之義終不敢廢也苟以掩惡而
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然以此觀之則所謂義合者
不過與父子天性對言其有可去之義而已非謂君
臣師生則得罪見斥便當直廢其大義也至於兩師
所學不同一從一違之教固亦有義然恐到此地位

只宜於賢者而心体身行之於其未必賢者姑勿
跡法芽亦不當以道之未善言之不用遂廢其義也
蓋兄此事人多来問第謹答之曰其兄若不及其意
於函丈只作書鄧許因未為善今其辭意不出於前
日權生所致又引曰鄙深叩而發則庸何傷乎問者
亦頗領會芽聞權生案不敢盡傳兄言而所謄之簡
已遍於中外人雖不非其辭意者皆曰是於師生之
義何如也至於聣台諸公捴辨機関之說不出於同
春其他則以謂此欲指為偽學又曰并其全体而棄
之其終必不但已慮何可言大抵古今經史中無值

此等亨変之人弟子之規其師以致相貳者唯有寒暄先生芽卉微略甚矣師之善待弟子終始保全其義者如程子所謂古人情厚不敢起因為忠恕之至也如楊子直路德章輩終魁起怒靡所不至而朱子乃為之曉譬慰解苟非大賢和平公正之道能如是乎以今準古寒暄所責者小程朱所遭者卉不過為自己逢境耳先之所擬献忠於丞丈雖出於至誠直是大段道理幸而聽之則善矣不幸而不聽則所係已重進退俱礙不但為見絕權輿矣此鄉人所以雖知過則當槩同宗為師生之正義而乃以勿進長

幅累稟者也到此地頭送書往復之間厥終所以自
靖者亦只當處其厚而不處其薄盖無論事之大小
程朱以師而處其弟子如是忠恕和平而先之所處
倘或甚之相反非唯未免於一時物情恐有所歉於
後世公議誠以函丈所失雖非偶然在今先兄自靖
之道尤宜十分正當故目未知於高意如何○前日
李烓喜朝來問王伯云云荅曰明齋自有所見以吾
見之未知其恰當問權數機關曰若彼師友論議之
間吾在遠無以知之但如昨年訊言劉子不直救先
南而意頗周遮人或以此疑之矣問門下亦將何以

處兩丈也曰吾之着丈本不如君輩之推隆要之
以師友長老待之數十年今豈宜遽從其薄乎如明
齋書中之言假使少過決知其非大故向後相與之
際自無與前差殊之理況其意出於為師至誠則尤
非可閔者矣答曰未見其必為至誠處是可慮也鄙
問曰聞武王之說行於世云吾嘗以為師生之間與
君臣相似據以言之如王勉云云者是也但其命絕
否誰能分明曉得前日與尹令子敍言及之無乃曰
此翻騰耶答曰但與君輔輩亦嘗有此言恐未必專
由於此、 此事為兄思之未有明證然以正義言之

集說劉氏之訓可據以比類言之武王之義可據泰

商善處

答玄石書

明村便至又蒙賜教感服至意銘結何已昨者鄒見

既未有言於前只當靜俟於後到今貽辱先人之後

則尤難以覥然抗顏唯杜門省愆之外恐無他道理

幸更思而教之如何若批人之疏自是渠之所爲則

其誣揑裝綴者有不待此邊之辨明而自有破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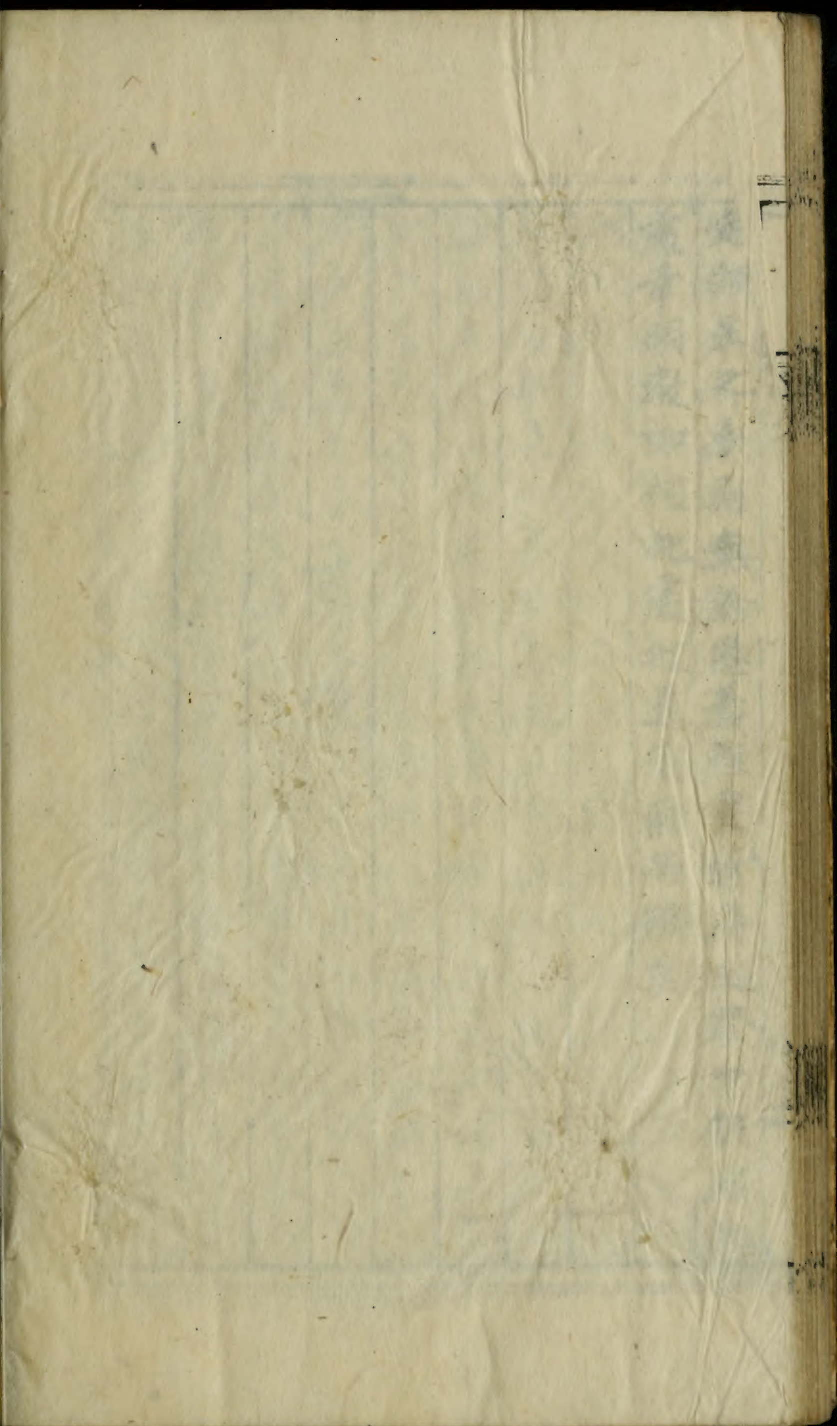
路不然則極有難言者奈何李同甫所謂處非至誠

云者不覺汗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苟有至誠

則何至於此乎自訟而已既往都無可言而無定無
力寧得宜從前頭抵當事吏不過將盖入於坑坎維
索孤陋無與開發而書尺往復未由盡意亦復奈何
士威頭道下章之意千萬不是而高明亦何以謂不
可已耶先人若至於被罪則猶或可也今所遭只一
橫逆耳且江都事則乃平生引咎者也無可辨此等
事則誣也且似有他意無足辨天地鬼神昭布森列
何必呶呶與之紛紜耶二友許恳止之兄亦勿以外
視如何別幅檀弓以下至師友錄諸條經權諸意無
不備且而無鄉人之如壽於父師之間者兄以為既

定師生之分則無論恩義輕重皆與父君一般耶此
處幸明教如何此處打過則無所礙矣





向敎

由仰新

特

月

衡論